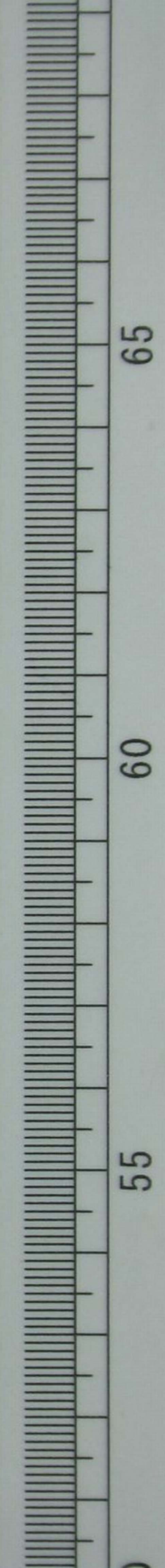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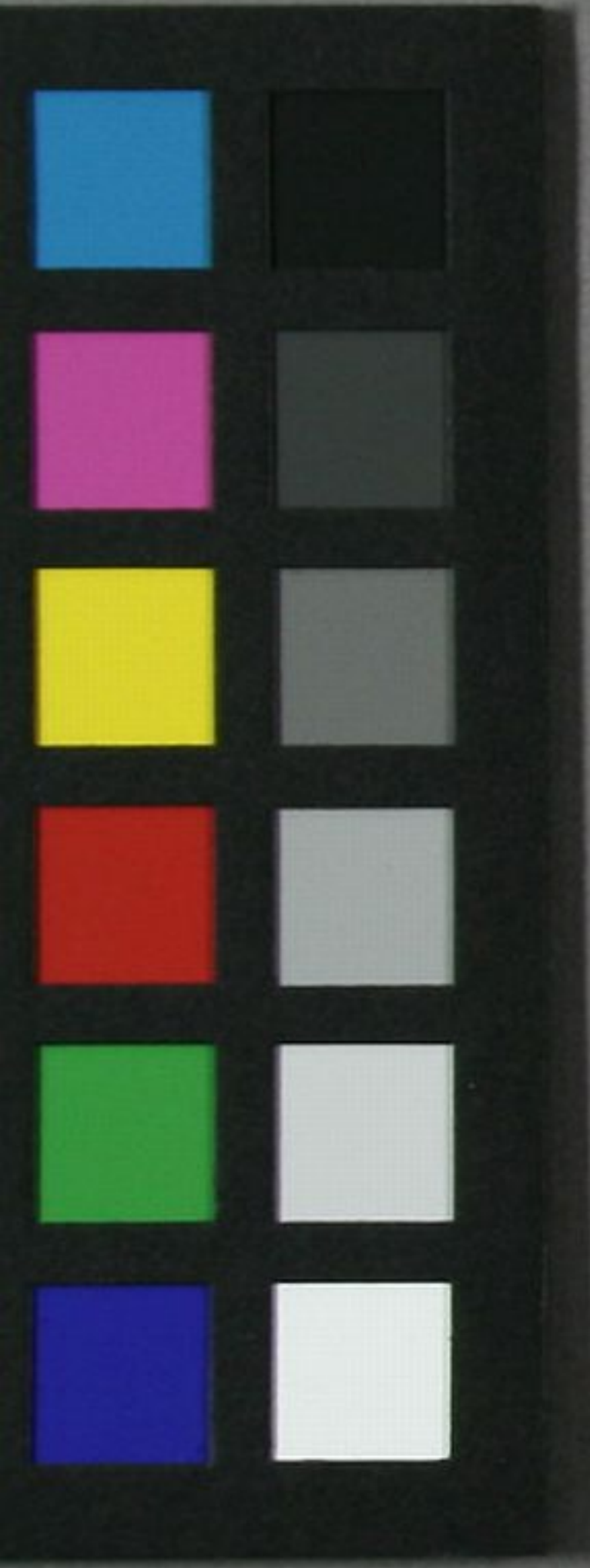


廣治平畧

自一至七

413
673
1



廣治平畧
正續合編

漁古山房藏板

廣治平畧目次

卷一 垂象篇

周天象緯 歷代儀象 五行統論

卷二 地勢篇

歷代疆域 歷代都會

卷三 輿地篇

輿地全覽 輿地要區

卷四 聖學篇

傳心之學 崇儒之學

卷五 君德篇

敬畏之德 精勤之德 仁儉之德

卷六 循吏篇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史氏寄贈

13
678
8-1

廣濟司署

兩漢循吏 六朝循吏 唐代循吏 宋代循吏 明代循吏

卷七 官制篇

帝王官制 兩漢官制 三國六朝官制 唐代官制 宋代官制 元代官制 明代官制

卷八 銓選篇

帝王銓選 兩漢銓選 魏晉銓選 唐代銓選 宋代銓選 明代銓選

卷九 考課篇

三代考課 兩漢考課 六朝考課 唐代考課 宋代考課 明代考課

卷十 國計篇

周代國計 兩漢國計 六朝國計 唐代國計 宋代國計 元代國計 明代國計

卷十一 田賦篇

三代田賦 兩漢田賦 魏晉六朝田賦 唐代田賦 五代田賦 宋代田賦 元代田賦 明代田賦

卷十二 戶役篇

周代戶役 漢代戶役 六朝戶役 唐代戶役 宋代戶役 明代戶役

卷十三 屯田篇

漢代屯田 魏朝屯田 唐代屯田 宋代屯田 明代屯田

卷十四 農政篇

三代農政 兩漢農政 六朝農政 唐代農政 宋代農政 元代農政 明代農政

廣濟司署

卷十五 錢幣篇

周代錢幣 兩漢錢幣 三國六朝錢幣 唐代錢幣 宋代錢幣
元代錢幣 明代錢幣

卷十六 鹽課篇

周代鹽政 兩漢鹽課 六朝鹽課 唐代鹽課 宋代鹽課
元代鹽課 明代鹽課

卷十七 征權篇

歷代關市之征 歷代山澤之征 歷代茶權

卷十八 漕運篇

漕運原始 漢代漕運 六朝漕運 唐代漕運 宋代漕運
元代漕運 明代漕運

卷十九 貯糶篇

三代貯糶 兩漢貯糶 六朝貯糶 唐代貯糶 宋代貯糶
宋代和糶 明代貯糶

卷二十 賬郵篇

周代賬郵 漢代賬郵 隋代賬郵 唐代賬郵 宋代賬郵
明代賬郵

卷二十一 禮制篇

歷代禮制 朝廷禮儀 郡國禮儀

卷二十二 樂律篇

歷代樂制 周代律呂 漢代律呂 六朝律呂 唐代律呂
宋代律呂 明代律呂

卷二十三 貢舉篇

周代貢舉 兩漢貢舉 六朝貢舉 唐代貢舉 宋代貢舉

元代貢舉 明代貢舉

卷二十四 學校篇

三代學校 兩漢學校 魏晉六代學校 唐代學校 宋代學校

元代學校 明代學校

卷二十五 兵制篇

周代兵制 兩漢兵制 六朝兵制 唐代兵制 宋代兵制

元代兵制 明代兵制

卷二十六 軍政篇

歷代武舉 明代武舉 歷代訓練 明代訓練

卷二十七 武備篇

歷代馬政 歷代車戰

卷二十八 海防篇

廣東邊海 福建邊海 浙江邊海 江南邊海 江北邊海

卷二十九 刑制篇

帝王刑制 兩漢刑制 唐代刑制 宋代刑制 元代刑制

明代刑制

卷三十 赦宥篇

周代赦宥 漢代赦宥 唐代赦宥 宋代赦宥 元代赦宥

明代赦宥

卷三十一 強盜篇

歷代強盜 兩漢強盜 六朝強盜 唐代強盜 宋代強盜

明代強盜

卷三十二 治河篇

三代治河 兩漢治河 宋代治河 元代治河 明代治河

卷三十三 水利篇

周秦水利 漢魏六朝水利 宋代水利 元代水利 明代水利

卷三十四 經學篇

周易大義 尚書大義 詩經大義 春秋大義 禮記大義

卷三十五 史學篇

史記總畧 前漢書總畧 後漢書總畧 三國志總畧 晉書總畧

南北諸代史總畧 隋書總畧 新舊唐書總畧 五代史總畧

宋史總畧 遼金元史總畧 通鑑總畧 綱目總畧

卷三十六 理學篇

太極圖解 周子通書義 張子西銘義 二程遺書義 邵子先天學

朱子傳註學 王文成良知學 蔡忠襄官見臆測

目錄

廣治平畧卷一

平江蔡方炳九畧定本

垂象篇

周天象緯

昔者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夫天蒼蒼耳而稱之曰文則賴有七曜三垣二十八宿以昭示焉耳何謂七曜日月五星是也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舒前縮後則月斜停而為弦與日相對則月光止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蝕日食陽不勝陰也至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射月而月為之蝕月食陰不讓陽也日至雙井之方月行青朱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角牛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南則影長極遠而冬至焉日道歛北則影短極近而夏至焉二至之中則道齊影正而春秋分焉山岳之精鍾而為星五星者水火金木土即人間日用五行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

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凋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週
 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週天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
 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
 日然金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于日者一百四十五此以其行
 之遲速而言也木旺於春火旺於夏金旺於秋水旺於冬土旺於四季各十八
 日有奇此以其至乎時序而言也木曰歲星主東嶽徐青兗三州火曰熒惑主
 南嶽荆揚二州土曰鎮星主中嶽豫州金曰太白主西嶽雍州梁州水曰辰星
 主北嶽冀州此以其應乎分野而言也歲星之精變為槐檜熒惑變為蚩尤旗
 鎮星變為天眩太白變為天狗晨星變為枉矢此各以其變異言也若其內而
 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分焉外而四維東則角亢氐房心尾箕北則斗牛女虛危
 室壁西則奎婁胃昂畢觜參南則井鬼柳星張翼轸列為二十八宿而十二辰
 分焉三垣二十八宿與天並運而一定不移者其緯星也日月與金木水火土
 謂之七曜運行於列宿而無定有者其緯星也客星瑞星妖星流星則其出無
 常處無常時焉垣宿布其經日月五星運其緯經緯錯落而凡星布列其中天
 之文見矣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
 者天子巡符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
 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
 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
 以其紫微之帝猶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蓋周天以紫微
 垣為中雖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極星不移故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是
 北辰最尊本無星也極星乃其旁之最近者其實極星未嘗不動特動之最微
 不覺其動耳謂北辰為天之樞也其義不亦深乎况周天必以斗杓直乾亥為
 正所以亥子之月古於昏巳午之月候於旦而列座皆正矣謂斗為帝車運乎
 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者此也或曰三垣之中各有帝星果有四

乎曰帝一也紫微其中宮也太微其朝廷也故紫宮獨稱帝者帝朝夕在焉太
微天市則皆曰帝座不曰帝也至於勾陳六星又曰天星大帝者得非帝之主
宰乎夫惟帝在紫宮故北辰居其所而周天運轉晝夜不息此獨爲之樞也苟
非帝以宰之則四輔三師尚書大理女史柱史皆空名矣非極星以樞紐之則
其宿度共多至三十餘度精少不及一度其何以定之哉可見天帝有常尊天
樞有定所天度有定數也又析舉其大者言之第一星主月后妃也第二星主
日太子也亦大乙之座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勾陳后宮也大帝之居也北四
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
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天帝之座也下九星曰扛蓋之柄也又
下五星曰五帝內座扛旁六星曰六甲所以分陰陽而配節候故在帝旁布政
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比一星曰女史傅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
宮客之館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西河中九星曰鈞星天一星在紫宮門
右星南天帝之神也太一星在一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
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以天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東垣下五星曰天
柱建政教懸圖法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玉納言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
主周急振撫門左內二星曰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曰天床西南角外二星曰內
厨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厨此北極紫宮之次也比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
機陰陽之元本也故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魁四星爲璇璣杓
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第一星曰天樞爲天一曰璇
爲地二曰璣爲日四曰權爲時五曰玉衡爲音六曰開陽爲律七曰瑤光爲星
一主四爲魁五至七爲杓石氏曰一主天主秦二主地主楚三主火主梁四主
水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木主趙七主金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半輔星傳
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
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此北斗之次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

六府也。一曰王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司中。五曰司命。六曰司寇。北
 六星曰內階。相一星在北斗南。總領百司以集眾事。太陽星在相西。西北四星
 曰勢。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此文昌宮之次也。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也。十二
 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為衡。衡至平也。又為天庭。理法乎辭。監升
 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延
 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
 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上相。二次相。三次將。四土將。西蕃四星。一上將。二次將。
 三次相。四上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
 靈臺。主觀雲物。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省。客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
 坐朝會之所也。北三星曰九卿。內生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此太微之次也。
 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五帝
 也。明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

方赤帝。赤熒惑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搖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史
 記曰。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中為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白
 帝行德。畢昂為之闔。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此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
 官。帝座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所以擁蔽帝廷。即位十五星在
 帝座東北。即將在郎位。北武貴一星在太微西蕃。比下常陳。土星在帝座北。天
 子宿衛以設彌禦者也。此五帝座之次也。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
 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至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土台。為
 司命。玉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至宗。至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至兵。所以昭
 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
 為女。至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
 以相陰陽而理萬物也。南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異之宮也。中台之北一星
 曰大尊。貴戚也。此三台之次也。其餘祿星繁附。各有義取。不盡紀焉。二十八宿

者。若龍白虎朱雀元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日疏廟氏為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閉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御於主所。從承請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為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蚌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天雞。教樹蓄也。雜壇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比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見。故主澆。建宮室事。璧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收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雉苑圍在焉。馬備歲五穀之府。昂主刑獄。又名旄頭。畢主邊兵。鬼主軍之間。有天街分華。葵也。參中三星。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星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為天厨。主饗。畢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諸星有以一星為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為一座者。有相為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杜附華蓋。凡十八星為一座。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為一座。鉞不附井。耳不附畢。糠不附箕。長沙不附軫。鈞鈴鍵閉不附房。則以屬吏。自為官故也。矢得以附弧。由不得以附杵。以弧矢一人司之。杵曰二人司之。故也。野雞不附軍。而雞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為庫樓門也。他如積水不附天船。積屍不附大陵。天譴不附卷舌。咸池天潢三淵不附五車。皆有其辨。不可臆說也。若夫稱名取類。傳記錯見。則又有不可概舉者。北極為比辰。而水星亦為辰。參為大辰。而大火亦為大辰。以至元枵曰天竈。姬訾曰豕。章。鶉尾曰鳥帑。氏謂之天根。室謂之定鼎。謂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味。昉於堯典。詳於爾雅。左國諸書者是也。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錯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處即字。

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週。天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无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

息闕蔡氏曰：天地何始乎？自太極生陰陽。始陽動而陰靜。陽清而陰濁。其動而清者曰：運於外。積一萬八百年而天成焉。天成而日月星辰備矣。其靜而濁者曰：懸於內。積一萬八百年而地成焉。地成而山嶽河海備矣。天體至大籠蓋無外地。處其中第一撮土之多。則上下四旁必有其空處。談天者樹八

尺之杲以勾股法求之。謂上下相去各八萬里許。天體圓東西相去想亦當如是。據此則日月升降各行於其空處而益虛薄蝕亦於其空處相爲迴合。術附焉耳。天象大者爲日月。其次爲星辰。日爲太陽其明無不照。月爲太陰不能自明借日而明者也。星爲少陽辰爲少陰天之無星處爲辰凡三垣二十八宿皆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則麗天而行者也。夫天垂象。象書凶天

固有不可處常者。予人以恐懼修省之端。而誠動天和致祥則人亦當以無敢戲渝者。敦克謹天戒之實。然有時而順有時而外有時而速有時而遲。非天爲之而日月星辰爲之也。是故君象惟日。后象惟月。執法卽位象其官明。堂靈臺象其物。列宿分野以辨九州之地。度數次舍以別妖祥之徵。至如皇

極建而太微明。相道得而三台麗。諫路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貴索空。角應將帥之良。胃應倉廩之實。少微以應遺逸之求。亢宿以應黎獻之供。室應營造之事。斗應禮樂之彰。五星聚奎以應文明之盛。五星聚斗以應武功之競。天人相感捷於桴鼓矣。則求端於天者。可不求其薄。能遲留伏逆。陵犯往來

之故爲奉若。不違者乎。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記時政。以一人而兼司占。候紀載之事故。子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紀之也。詳占之也。確乃世遠而書不盡傳。漢宣以後太史之官止。掌占候司紀載者。別爲一人。于是或疎畧而

不書。或書焉而不合。所爲休祥災祲之事。未易考覈而載之也。而其日月五星之常慶三垣二十八宿之常位。則亘千古而不易。知其常因以審其變。又

何必甘石巫咸之術之為事也哉

歷代儀象

自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即周髀是也。其言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辟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隨磨而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低。故不見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其故沒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即見故。夏日長。冬陰多。陽少。掩日之光。故冬日短。此則所謂蓋天者也。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鄒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于無所根繫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西沒。攝提鎮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三十度。遲速任情。其無所繫可知矣。晉咸康中。虞喜

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踰於天。天為無川。便可以言無河。必天有之。而不動乎稚川。可謂知言矣。嗣有虞聳作穹天論。及姚信作昕天論。皆好奇狽異之說。不足取信。後漢張衡。鄭康成。陸績。吳王蕃。晉姜岌。葛洪。江南反延宗。錢樂之。輩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眈精。觀察。災祥。有足驗也。其說曰。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天地之體。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人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斗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

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位遠。故景最長。自後日去極漸近。故景漸短。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白後去極漸遠。故景漸長。以至南至而復初焉。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日出卯入酉。晝夜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指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也。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以南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也。而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駭渾儀云。舊說天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得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曰。隨大而轉。非入地也。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圓也。望之所圓者。去人遠也。葛洪釋之曰。黃帝書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坤下離上為晉。以證日出於地。離下坤上為明夷。以證日入於地。至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云不可乎。若以日人為轉遠之故。但常光輝不能復照及人耳。猶宜望見其體。不應都夫其所在也。日光夫於星多矣。今見此極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比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比人之間。應滿稍小而日方人時。乃大非轉遠之驗也。又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可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于陽燧。陽燧員而火不員。水出於方諸。方諸方。又陽燧可以取水於日。而無取日于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于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土生有云。遠故視之員。若密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而或者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之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纏濶狹。強名

日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度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歷成日是也。日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冲漠，雖分為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作歷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二十八宿之度，或濶狹何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濶狹於是分也。故說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少，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于是生焉。斤斗之石，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濶也。鬻鬼之旁，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濶狹，亦以所相值者言耳。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考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

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二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長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於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早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口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口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暹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

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月去中道後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後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至其行度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強而相及。蓋月行速而日行遲也。是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于元枹。正月會訾，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道，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爲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於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上弦也。其行上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

其行過中遠于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之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下弦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五星五行也。其行或入黃道之裏，從月行有陰陽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進而疾，逆則退而遲。不東不西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五星相陵曰闕，行各宿次舍其環域曰入，留其左右曰守。其留行順逆掩合陵犯變色芒角越次搖動，俱以時政之得失占焉。順則雖災亦輕，逆則災必甚也。其行度在古歷惟至順行。秦歷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至後魏張子信避亂居海島中，專以渾儀測度天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逆速五星伏見有感召向背故歷家因之而加密焉。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脩。至於二十八舍，至十二州。

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強，候在辰星。占于虛危。宋鄭之強，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強，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狐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至中國，而塞外諸部落獨占辰星。此其大經也。乃近世儒者有謂斗牛女虛北方宿也，而屬之揚青奎胃昂畢西方宿也，而屬之箕且吳越南。而星紀北齊衛東，而元枵娵觜比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柳乃位于南。秦在西北，而井乃位于東南。遂疑分野為不足據。不知歲在鶉火，而武王克商，則鶉火為周。可知歲在實沈，而晉文得位。則實沈為晉。可知滂於元枵，而裨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大火，而梓慎知宋之將災。則鶉尾為楚，大火為宋。又可知後世如五星聚東井，而漢主入關。彗掃之，而符秦滅。四星聚牛女，而晉元主吳。聚參而齊。利王魏。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其尤彰著者也。安可誣哉。且九州土應星主，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是言天文者不可不詳也。又按邵子曰：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下有地。地，上有天。天，渾于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為晝也。斗有七星，是以晝不過乎十分也。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卯正，夏午正，秋酉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日以遲為進，月以疾為退。日月一舍而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為閏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為閏差也。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陰消則生陰。

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剋也。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口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虧，半盈，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牛不見，星半見于夜，貴賤之等也。月晝可見也，故爲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爲陰中之陽。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巳察地理者觀山河，而巳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張子曰：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辰移，從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此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于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論神，之理，顧有地斯有人，若其配然耳。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牛壁然，此虧盈之驗。

也。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第後世之言天者。求蓋天之說。則有其術而無其驗。求宣夜之言。則有其名而無其傳。而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為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為管。而措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即今之所謂渾天儀也。是故黃帝得之。歷起辛卯。顓帝得之。歷起乙卯。歷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以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藻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青口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尾四度。則知為壽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為大火。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其為析木。是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前漢則有洛下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渾天儀。至吳則有王蕃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渾天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之渾天儀。唐貞觀則有李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黃道游儀。而其中之最精詳者。則漢之張衡。唐之李淳風。為可考也。張衡之儀。以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象。則有內規。外規。有南極。北極。有黃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與夫日月五星之屬。莫不咸在。轉之以泥水。告之於靈臺。而星中出沒。與天相值。皆合符節焉。淳風之儀。表裏三重。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游儀。皆儀之別也。天經金渾金常璿璣者。儀中之規也。上列十二日。十二辰。三百六十五度。中著日月五星。列宿相距。下為元樞。主衡遊。以橫簡以觀象。而察器者。儀之用也。推驗之法。本於黃道。蓋帶天之中。距極南北。定而不易者。赤道也。視日所照。以為光道。發歛不時。

者黃道也。治歷者不難於算平朔而難於定氣差。制儀者不難於規赤道而難於規黃道。是以太宗置於凝暉而用以測候。此則淳風之渾儀為可考也。漢自張衡渾儀之外而洛下閎之儀。君子亦有取焉。唐自李淳風之後。梁會稽之黃道游儀。君子亦有取焉。其他如後漢之銅儀。則有以銅而為儀者矣。後魏之鏡儀。則有以鏡而為儀者矣。宋元嘉之小儀。則曰小渾天。李淳風之木渾天。則曰木渾圖。唐明皇武成殿之水渾天。則以水者也。張平子之候風地動儀。則又用之以測地者也。至宋初張思訓之渾儀。則作於太平興國之中。其制有地軸地輪。地足之異。有橫輪側輪斜輪之別。晝夜長短之刻。日月五星之度。皆具焉。而其機轉之用。皆隱於樓中。此又踵一行令瓊之遺象者也。韓顯符之渾儀。則成於大中祥符之間。其制則有游規直規之別。黃道赤道之分。曰窺管曰平準。皆其儀之號也。曰龍柱曰水泉。皆其號之殊也。此又本乎淳風一行之遺法者也。而熙寧則沈括上渾儀字樣景表三儀。其說曰。周天之體曰引之。謂之度。度之雜具數有二。目行則舒。月行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度在天者也。為之璣。璣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轉乎器中。而天不為難知。於是考正十有三事。自謂默與天合。元祐則蘇頌制渾儀渾象二器。是渾儀銅候之外。又有渾象。凡三器也。以為古人具此三器。以候天。乃能盡妙。今惟一法誠恐未精。於是更作一臺。上置渾儀。下置渾象。旁設昏曉更籌。激水以運之。三器一機。昭台躔度。最為奇巧。至若宣和定於玉黼。而本於力士機衡之書。紹興定於秦檜。而成於內侍邵諤之手。則制作概可知也。惟元郭守敬造歷。一木諸測。舉故創造諸儀式。最為詳備。其說以為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故儀表至今用之。誠拓越于古者矣。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

輔相物宜不在子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歷數之意將以敬授人時欽若乾象
不在子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于視聽之所不及則王仲玉葛稚川區
區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

息闕蔡氏曰古今來測晷推度之法必言渾天豈渾天而外更無一法之足
窺天象者乎然觀揚雄有八事之難則蓋天不如渾天矣觀蔡邕無師法之
譏則宣天不如渾天矣觀好奇徇異之書則昕天穹天安天皆不如渾天矣
而渾天之制又安昉乎或云唐堯之時羲和立渾儀或云舜齊七政所言璣
衡者是故季長劄言璣衡爲渾天儀王蕃亦言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耳乃
考之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絕不言有所謂璣衡者豈其不用於三代耶
其後洛下閔鮮于安人行于西漢張衡賈逵行於東都陸績行于晉王蕃行
于吳李淳風一行行于唐張思訓行于宋皆其精于制作者也然自唐開元
一行所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宋太平興國中渾儀所測又與

舊經所爭或一二度或三四度以管窺天安能無悞于是此以爲軫彼以爲
角申以爲民乙吹爲房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其是非也今觀其制有定子
午線法有測五緯宿度法測恒星相距法測恒星黃經度赤經度法測太陽
定時恆星定時法測交食法測北極出地高度法大端以求三曜日月爲要
領或依本行與黃赤二道相較彼此得經緯度或依宗動之行與地平天球
及子午等圈相較求諸曜出沒之時或依方位躡度彼此相較求星距太陽
遠近與出沒之先後伏見之時刻悉於本儀得全用焉而况提挈終始則乾
象坤維總屬圓理是器也而道存其間矣縷分妙用則察度定時不爽纖若
雖形也而神明其用矣考究占驗則分宮起合細挾元微一旋轉之頃而天
人窮其蘊矣蓋日月五星之所出有宿焉宿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以挈
度度以生數度在天者也儀象以測度在器度在器而日月星辰可博于器
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難之也使言天而不復以器自考

則氣病星緯何由知其主當之數也哉

附五行統論

自黃帝建立五行起五部而高辛命勾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爲五正則治之者有專職伯禹列水火木金土與穀爲六府則修之者有常政箕子謂鯀陘洪水汨陳其五行而演九疇初一日五行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視禹所敘加脩矣自是而後有以五行分屬天地者矣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已有以五行分屬星緯者矣如歲星爲水熒惑爲火填星爲土太白爲金星辰星爲木是已有以五行分屬于亥者矣如甲乙寅卯木丙丁巳午火戊己辰戌丑未土庚辛申酉金壬癸亥子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四時者矣如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屬土是已有以五行分屬四方者矣如東方屬木南方屬火中央屬土西方屬金北方屬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五常者矣如仁爲木禮爲火信爲土義爲金智爲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五職者矣如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是已其他萬事萬物莫不各以五行分配然要之凡言五行者有二端曰水火土金水者以造化氣序之流行而言也曰水火金木土者以萬物生成之次第而言也何以明之五行之生也田微而著水質微故居先火漸著故次之然二物猶氣爾流動閃爍體虛而形未定者也至于木則著而實矣金則實而固矣故次于水火若土則該其全體故又次于木金此其生出之有序如此也則其木數只是一二三四五而已其六七八九十者無乃爲無用之物矣乎蓋造化之理一物兩體一二三四五者乃其生數之正六七八九十者乃其生數之副生者即所成之端倪成者即所生之結果如一變生水但以一隔五則成六故曰六化成之其實則一之一也二化生火但以二隔五則成七故曰七變成之其實則二之一也餘可類推非既生之後必待五行具足而始有以成之也以此又見五行之生不離中五之

土以成形質是故水得土則源泉以出故一對五而成六也火得土則歸宿有方故二對五而成七也木得土則培植以厚故三對五而成八也金得土則滋養以固故四對五而成九也土而得土則積厚累博故五又得五而成十也是以自其相生者言之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自其相尅者言之則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又尅水蓋造化不可無生然一于生則無由而裁制亦不可無尅然一于尅則無由而發育故相生者嗣續以不窮而相尅者亦循環以不已如土尅水水之子木又尅土水尅火火之子土又尅水水尅金金之子水又尅火火尅木木之子火又尅金金尅土土之子金又尅木此必然之理也然世俗每以生尅制化並言生尅之理固若是矣所謂制者果何如耶蓋西五行內有生中之尅也如水生火若火過盛則木反爲灰燼矣火生上若土過盛則火反被撲滅矣土生金若金過盛則土反無發生矣金生水若水過盛則金反見沉溺矣水生木若木過盛則水反爲滯滯矣此雖生而反尅者也何爲尅中之用也如水尅火若火過盛又喜水尅以成潤濟之功火尅金若金過盛又喜火尅以成煨煉之材金尅木若木過盛又喜金尅以成芟削之美木尅土若土過盛又喜木尅以成秀聳之勢土尅水若水過盛又喜土尅以成隄防之助此雖尅而反美者也夫生中有尅尅中有用斯則不拘于生尅之常而謂之制者矣由是觀之五行也者質具於地氣行于天或爲相生而又有生中之尅或爲相尅而又有尅中之生舉兩間之物其孰能外之也哉橫渠張子獨云陽陷于陰爲水附于陰於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清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于火之燥得水之精于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則是以金木爲水火土三者之所生而有矣近世王子衡又祖其說以爲天一生水等語乃緯書之辭儒者不當援以入經而謂水火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爲火日是也再化爲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戾于造化本然之妙矣。又右地卽有土。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尙未
有土。則天三生水。地四生金。將附于何所乎。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
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安可與之相配。地闢而人物卽生。金石之質。必積
久而後結。恐其生必後于人物。謂金之氣。生人得乎。若謂五行生人。則觀之木
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何異于人。謂人生木
不亦可乎。至于分配于支。乃宇途立論。無所本始。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
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屬木屬水之說。且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則一日
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
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旺于四季。而餘月上氣卽滅。
絕乎方。其一行主事。而餘四行執把持之。孰留停之。而能退避相孫。定分而不
敢越。耶。子衡闢世俗傳會牽合之說。極爲詳盡。然竊謂五行皆以其質而言。則
金與木乃水火土之所生而有也。其與人物之生。實然亡異。各有種類。各自完
且。其能生人物者。非也不。惟金木不能生人物。雖火亦不能生人物也。藉令
能生火。鼠火雞不常有也。絕未見有人生人者。也不。惟火不能生人。雖水止生
魚鱉而已矣。上止生禽獸草木而已矣。亦未見有水土中生人者。也不。惟不能
生人。雖其自生。亦有不可強通者。如金之生水。特以其爲火煨煉而融流。不知
此融流之水。能如源泉之混混乎。吾見稍離于火。卽凝而爲金矣。豈有生水之
理。水之生木。亦必藉土而後生。若使無土。水能自生乎。或者以水生萍。嘗之不
知。萍可以爲木乎。以火無體也。必以薪爲體。使無草木爲之薪。且無火。安得有
灰燼而成土乎。抑此灰燼之土。果能凝結而成金乎。且吾聞金多生于汝漢涪
水麗水潭瀨沙清之中。則謂水之生金。不亦可乎。故欲論五行者。以質而論。決
有不可強通者也。若以其氣而論。則造化之始。惟有元氣之運行而已。元氣分
而爲二。氣陽之氣。濕是水也。陰之氣。燥是火也。濕氣漸多。感于陰。而發舒是木
也。燥氣漸多。感于陽。而斂縮是金也。二氣各盛。交相傳合。而冲和是土也。水火

二物在五行之中。最爲輕清。木次之。金又次之。而土則最爲重濁矣。此乃以氣而論。其微著清濁之序。謂其能爲生。天生地。地生人。生物之本。亦何不可。蓋天地未開未闢之先。是爲水火。生天地。天地既開。既闢之後。是爲天地。生水。火。何以核彼元氣變化。水火之氣。升而爲天水。之渣滓。火之燥結。降而爲地。此水火生天地也。既有天地。觀之天焉。日火也。故陽燧可取火于日焉。月水也。故方諸可取水于月焉。又觀之地焉。山川出雲。升而爲水矣。山下出泉。降而爲水矣。剛者成石。石中有火矣。柔者爲木。木中有火矣。此天地生水。火也。既生水。火。則金。木亦生乎其間矣。既有五行。則語其性也。水至潤。火至燥。木至敷。金至斂。而土至溽。語其氣也。水爲冽。火爲炎。木爲濕。金爲清。而土爲蒸。無一日而不流行于天地之間。無一物而不取足于五者之用。則二月而靡草死。三月而姪麥黃。不可以爲木。專王春而無金之至。殺也。八月而種菽。九月而種麥。不可以爲金。專王秋而無水之至。生也。盛夏之時。寸雲土騰。大雨時行。不可以爲水。專王冬而無火。水反健。旺也。隆冬之時。井氣皆溫。田間野馬。網緼如故。不可以爲火。專王夏而冬之火者。死絕也。四物之質。無土何附。有生之類。無土何依。則又不可以土。只謂壬子。四季各十八日也。大抵五行爲造化之本。吾雖不可以彈探五行爲口用之常。吾則不可以不修。是故肅時雨。若則水行修也。又時暘。若則火行修也。哲時煥。若則木行修也。謀時塞。若則金行修也。聖時風。若則土行修也。及施之有政。時蓄洩。通灌溉。則水以潤下矣。明鑿。禁焚菽。則火以炎上矣。慎鼓鑄。審五庫。則金以從革矣。順陰陽。時斧斤。則木以曲在矣。辨疆理。重農時。則土以稼穡矣。斯五行之政舉。而六府之用成也。聖賢之所重者。唯此而已。外是如五運五德。休旺更始之談。不過運術家之事。而六壬六甲。太乙財官星數。範圍皇極之術。轉相湛溺。怪誕。又豈吾之所暇知也哉。

息隱蔡氏曰。夫所謂五行者何也。見象于天爲五星。分位于地爲五方。行于四時爲五德。稟于人爲五常。播于音律爲五聲。發于文章爲五色。麗于器用。

為五材和于食物為五味而總其精氣之用為五行故以性而言則水以潤
 火以煖土以溽木以敷金以斂也以氣而言則水為冽火為炎土為蒸木為
 溫金為清也以形而言則水之平火之銳土之圓金之方木之曲直也是盈
 天地之間而充于物者惟此五行而已故聖王重焉第謨疇所列初不言生
 剋衰旺而祇以為修庶政前民用之大本故以修水政而天下有雲重雨渠
 之利以修火政而天下有烹飪魚烙之功以修金政而天下有披沙鑄山之
 益以修木政而天下有棟宇器械之用以修土政而天下有蕃殖嘉生之休
 而汨陳則有罰威侮則有誅焉至後儒始有德運時命之說復採生克以言
 易分衰旺以定時然夫子十翼唯水火為重乾為天兌為澤不言金震為雷
 巽為風不言木也唐虞歷象授時璇衡齊政不聞其以五行配于支也則固
 有其變理之實功修和之實政而穿鑿附會之言盡可廢也第五行各一其
 性而交相為用義見于易解五行各配以事而自然徵應義見于洪範一行
 中而五行已具見于關尹一行立而五行相治見于淮南五勝之理見于班
 固五變之微見于朱翼以至毋子相養之義父子相代之義祖孫相報之義
 君師相成之義又于敏齋白虎通之外別採奧理其說不可終窮然無適而
 非五行之道則無適而非陰陽之道無適而非陰陽之道則無適而非太極
 之本然也

廣治平略卷二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水

地勢篇

歷代疆域

蓋自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為九州。謂之九有。各居其一。而為之長。人皇
 居中州。以制八輔。于是土有九山。山有九壑。澤有九藪。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
 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井土。正中冀
 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
 申土。何謂九山。曰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壑。曰
 太汾。滎。肥。荆。阮。方城。殺坂。井。經。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
 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國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陽。趙之鉅鹿。燕之昭餘。所
 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海之內。四方各二萬八千里。
 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昔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

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其所產也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闡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精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是故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爲華山者華之爲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穫也北方爲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後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而大收視三公也四嶽江河淮濟也四嶽何以視諸侯能湯滌垢濇滯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于里焉爲施其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爲恩甚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合而論之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脈於崑崙本雖同而未則異諸水皆會歸於海本雖異而未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鎮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爲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濟會於河江爲南界而漢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之星宿海江雖發源岷山皆以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于西也雖因江河以分于南北不其會歸于東海已乎卽水之兩界以觀乎山川河北諸山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而來爲華岳爲析城王屋爲雷首爲太行爲恒岳而東爲成岳江南諸山皆來自岷峨由滇貴至廣右經武岡寶慶至衡陽爲南岳散爲廬尊爲會稽雁蕩爲金陵又別爲閩粵是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由辨也然則論天下之大勢必周覽

乎山川明矣若夫畫野分畿不又有可得而言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
 岱至于崑崙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
 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照
 莫不砥屬唐堯之時禹平水土分爲九州悉如舊制當時所載者山川也冀州
 王都不言所至而壺口碣石衛絳在其地焉自是以及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
 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
 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豈異於古歟所以兗州可移而
 濟河之苑如故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如故也豈非以山川定其疆界
 斯固萬世而可徵者乎至於九州之內分爲五服曰甸服侯服采服要服荒服
 東溟於海西被於流沙湖南咸暨聲教訖于四海禹之明德洵可謂宏且遠矣
 虞舜登庸厥功彌邵黃比創井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
 州百里之國三十七里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有二十里之國百有五十里之國
 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
 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以祿上
 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
 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自恒山至於南海千里而
 近自南海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近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
 而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近西不盡流沙南
 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有商
 疆域之概也周武克商自豐祖錫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
 于幽營職方掌天下之士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
 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
 女畜宜鳥獸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數曰雲夢川曰江漢浸

地勢篇 歷代疆域 三

曰類。其利丹銀齒草。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同揚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川曰滎。維浸曰波。澆。其利林漆絲。泉。民二男三女。畜宜六。獲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沐。其利蒲魚。民二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壑。川曰河。涉。浸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畜宜六。獲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川曰涇。洎。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狝。養。其川河。涉。其浸蒲。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獲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紉。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其川滹。沱。嘑。其澤。易。其利布泉。民二男三女。畜宜五。獲穀宜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百里。爲之限。分五服。而九蓋禹之五服。皆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也。賦方九服。皆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藩。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而當一服焉。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周後。自分爲東。西。比。其亡也。七城而已。秦始。呈初。并天下。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內史。比地。隴。西。上郡。九原。以上三川。荆。揚。郡。潁。川。南。陽。以上邯鄲。上谷。鉅鹿。漁陽。右北平。以上遼東。情。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雁。門。雲。中。以上東。郡。齊。郡。薛。郡。以上瑯。琊。青。泗。水。州。漢。中。巴。郡。蜀。郡。以上會。稽。揚。州。南。郡。長。沙。黔。中。以上荆。州。于。是。與。師。踰。江。平。取。百。粵。又。置。閩。中。揚。州。南。海。桂。林。象。郡。以上共。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西。臨。洮。比。沙。漠。東。索。南。帶。皆。臨。大。海。疆。域。之。廣。莫。逾。于。此。矣。漢。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拓。上。開。疆。初。置。十。七。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台。一。百。一。十。

置十七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台一百一十

有二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凡為十三部司隸治河南今河隸治譙鄴

充治昌邑隸徐治邳町青治臨淄北海京治隴水并治晉陽大冀治鄆趙幽治薊

陽揚治歷陽隸益治維永荆治壽春武交治廣信其地東樂浪郡西煇煌郡

南日南郡北雁門郡西南永昌郡土宇最廣光武投戈之歲郡國蕭條并省者

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置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

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相繼

頗增于前復置六郡疆理所屬何其盛歟三國鼎建士宇分裂至晉武太康元

年既平孫氏版圖歸一凡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充治廩丘隸豫治項項冀

治房子郡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荆初襄陽後江陵楊初壽陽春後建

業京治武威分三輔為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為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

為梁治南鄭漢中分雲南為寧治雲南幽治濠分遼東為平治昌黎隸交治龍龍編

六分合甫之比為廣治番禹計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

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元帝命祖逖鎮雍丘逖死比境

漸蹙于是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陽壽陽四口角

城爲重鎮成帝時鄭守將退屯襄陽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泊苻堅東平

苻苻暉西南陷蜀漢西北克姑臧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室有及堅敗而復梁

益青徐兗豫司之地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興以彭城爲北境藩

汗後益梁陷于譙縱唯大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營爲晉氏鎮

守義熙以後雖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然自元帝植國于江右終晉之世究終

不能踰淮而北而改移于宋矣宋武東城南燕西定梁益比平廣固又克長安

前日諸人所悉力經畫而不可得者次第以平志氣亦雄健矣獨惜其人闕之

後不能事形勢以長國威故東還之師未及脫施而秦隴之變已竊發而不可

禦此夏連勃勃所以得志于長安也至文帝元嘉遣將北伐水滸人河克蒲磧

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復失明帝時後魏六武一振兵威而淮北青冀徐兗

四州以及豫州西境拱手歸魏矣。雖到彥之統師舟師徑趨河洛魏人歛席而退。司充之地常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元景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向義之徒所在響應。關輔之地常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是晉宋以來凡植國于北方未有能久者也。劉淵父子奄有關洛而種漢。雖賴石勒之力未幾而反。為石勒所取。石勒據河南而種趙。未幾而竟為冉閔所取。慕容雋之興燕慕容恪之功也。雖且取中山破青齊。略取關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秦苻堅之興。秦王猛之功也。雖取洛陽平關東。以據中原之地。然肥水既敗之後。遂分裂于慕容垂。姚萇之徒。而不可禁。其餘後涼之呂光。北燕之馮跋。赫連勃勃之于夏。私自竊據而無可久之常算。是以隨起隨滅而不自知也。語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考文遷洛之後。亡形已見。其後孝明六鎮之變。纔起而東西分裂之禍卒移于高氏。宇文亦可見矣。齊氏淮北之地全少。州郡悉因宋代。其後頗為後魏所侵。但東晉永和初。苻氏諸州日繼收沒。又遣軍北伐。敗于馬圈。退屯彭城。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梁氏州郡多法舊制。受禪數年。削失漢川及淮西之地。頻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北互有勝負。雖得亟。彭城伐而又失。又克壽春。大通初。大舉北伐。城鎮相次克平。直至洛陽。暫為梁有。其後又復漢中。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矣。時氏比于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為境。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梁捷。盡復淮南之地。更經略淮北大破齊軍于石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國。又總軍北伐。旋為周軍所敗。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為界。及隋軍來伐。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山中。遂有河北之地。于是遷都平城。慕容氏喪敗。遺將南略地。至滑臺許昌彭城。明元帝大常中。始于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時。又得蒲坂。長安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始城。于是西至流沙。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極南陽。襄陽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自

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為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宣武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于劍閣。兼得淮西之地。莊帝時。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為東西魏。次比齊神武。東魏天平未。大舉西伐。至蒲津。西魏乘勝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師又乘勝襲陷洛陽。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璧不克。西師來伐。至于邙山。後神武又圍玉璧。不克。文襄遣將圍潁州。拔之。于是河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皆入西魏。文宣之世。命將略地。際于江矣。幼主崇化。木西師攻拔晉州。因之國滅。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隋高祖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泊于九載。廓定江表。析置州縣。煥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守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部。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北也。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宗武德初。又置都督府。以古之州。天下為十道。一曰關西。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山

比。五曰白山。南六曰瀟。石七曰淮南。八月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月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比。移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比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二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一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簡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益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萬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荆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至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地。錢俶入朝。十四

年平太原十五年李繼捧來朝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
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祈為十八元豐
又析為二十曰京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秦鳳曰河東曰淮南
東西曰兩浙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
際海西盡巴楚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三十里
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
南為名四年仍舊為廣南西路當是時共分天下為二十四路迨宣和四年又
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踰天下秀路二十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
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嗣是州郡沿革無大增損至熙寧始務闢
土而神謬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紹取岷州章惇取懿治謝景温取徽誠
熊本取南平郭達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淳圖安疆等砦
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曰吾將取之寧姑沮之
也迨元祐更張廣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
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置州一軍二
關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州寧塞龍安等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
壤崇寧亟褒前議以紹述為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澤潞郭三州二十餘
堡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晉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為虛騁為于元符封域
之表迄于重和既立靖夏制羗三城雖夏人浸攻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此羗
旋起中原板蕩故府淪沒高宗倉皇渡江駐驛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畫
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為界其存者兩浙兩淮東西湖南北屬福建廣東
西十五路而已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元興先并遼金之地次闢宋室之疆天
下一統亘古未有也明祖龍興天下既定建都金陵分王畿以外為省成祖以
此不省為行在遂遷都焉故曰北京而改舊都曰南京是為兩直隸而外改貴
州宣慰司為布政司共十三省畿內郡縣親領于六部故曰隸惟南京府南曰

應天比曰順天在天子輦轂下與內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又按永樂初平安南立交趾布政未幾罷之而疆域所屆固已過于宋敵于唐特不及于漢耳

息闕蔡氏曰昔者中國之域東限滄海西限流沙南限谿嶺北限積澗為天下之四履觀山海經爾雅所記可得其略而通考稱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

國史記亦稱黃帝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熊湘北至嶺巒是東西比之所至為已極而南有餘地也乃帝嘗之世比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

蟠木則方域所屆幾于日月所照莫不低屬矣嗣以洪水橫流天下決絕堯命禹平水土分天下為九州舜分為十二州夏商仍復為九州周則因九州

而分為九服三代之域大約不甚相遠而說者謂先王上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嶺山東不盡東海此不盡恒山至秦而始履廣不知禹貢有九州之外

地而周之職方如荆楚吳越蜀皆在荒服之外不及以政故不入于職方及得請通風至秦始黃子應備言秦以上西北秦而東南盛秦以下東南

而西北維者特以秦三十六郡之外廣制郡縣耳置郡雖自秦始非至秦而始通聲教也第王者不勞中國以事夷戎狄不盡之地若秦并道里之封

隋開海隅之化俱不承其國至于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以秦漢將屯田于葱嶺軍困華人唐宗列郡于陰山終為異域明祖設藩于

交南旋成棄地大抵閉邊徼為郡縣未嘗有克濟于盛治者也夫君德休明即殊方絕域不異宇下否則亦縣神州判若敵國矣而又何勒遠之足尚乎

是故賴先王政教之所被則幅員之廣可知其德若以觀後王威武之所加則封域雖大適徵其暴耳

歷代都會

王者宅中而控制宇內則必有形勝之地為四方會歸者焉上古以往不可追矣所可考者自三皇五帝始是以庖犧氏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皇黃帝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

漢高辛建都于亳帝堯始封于唐既即帝位都于平陽虞舜都于蒲坂夏

禹受祚都于平陽或在安邑顯有商遷徙不一湯初都于亳至仲丁亳有河決

之患乃遷于囂陰河至河曹甲囂又有河決之害復遷于相彰德神乙之時相又河

決自相而遷于耿河耿又為水所圯復自耿而徙于邢德蓋頻為河患遷至再

四矣及盤庚嗣立欲復涉之舊業謀所以避河患而永計長久者帝乃作詔三

篇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于是始南涉河遷于亳徙湯所都改號曰般而商

道復興矣周自后稷以來公劉遷于邠至古公亶父遷于岐鳳及文王為西伯

時作豐邑因徙都焉武王伐商定都于鎬張詩曰考下維王宅是鎬京此之謂

也既又以洛為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平均于是遷九鼎于洛邑河有宅洛之

志未遑也成王嗣立乃命周公召公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遂定鼎于

郊邠卜巨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又卜瀕水東為下都曰成周即以處殷遺民者

也然時雖已宅洛而王以鎬京宗周尚居之命周公留治東都蓋洛邑天下之

至中鎬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室

上中以泄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

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後至幽王不道成于驅山平王即位東遷都于洛

邑秦襄公以兵送之王遂封襄公為諸侯湯之岐豐之地襄公于是始圖秦本

小國僻遠諸夏賴之至獻公之後始雄諸侯傳至始皇遂有天下建都咸陽今

安論秦之暴戾不如魯衛之德義也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併天下

周室微而弗振非德不純形勢弱也然則周之失計固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漢興高祖西過洛陽議徙都焉齊人嬰散說上以雒陽勢弱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不如入都關中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所為搃天下之吭而拊其

背也時羣臣皆山東人爭勸上都洛陽上以問留侯張良良謂善敬言是于是

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西至東漢光武定都洛陽而以前所都長安號曰西都獻

帝時關東兵盛董卓欲遷都長安以陳紀未備言不便而止已而卓誅羣盜競

起。以帝西。鳳曹操。皆迎于武昌。都于許州。遂移漢鼎。時蜀都成都。吳初居鎮江。都武昌。後遷建業。江寧晉初都于洛陽。至永嘉南渡。都于建康。即建業及成帝咸和四年。蘇峻之難。帝奔石頭。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家。謂都會。楷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宏備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宋齊梁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中。懷仁後遷洛陽。比齊都鄴。彰德西魏都長安。關中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從蘇威高穎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首山都焉。煬帝都洛陽。為巡幸故地。唐初都于長安。自安史之亂。肅宗收復舊京。復都焉。及德宗奉天之變。車駕至梁州。漢中是時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尺口。賦耗大牛。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卒戍方圓。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

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後唐石晉漢初。知遠周郭威皆都汴。郭威初因周漢之舊。都于汴。梁開寶九年。太祖幸洛陽。南郊車畢。遂欲留都焉。羣臣咸諫。弗聽。晉光義言其非。復帝曰。遷河南未已。然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及仁宗景祐中。范仲淹上論建都之事。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急難。帝以問宰相呂夷簡。夷簡以此迂濶之論也。及慶歷二年。契丹渝盟。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議者請從仲淹之議。夷簡謂敵畏。舉偷恫。遠城洛陽。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不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耳。不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連修京城。蓋天有九閩。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今當

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變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轍之憂矣夷簡曰此襄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大名府爲北京焉以今觀之宋祖之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呂夷簡所可班宋祖助社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助寇簡中人也所以見者易從而備圖目前人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故漢力強矣然猶以都洛爲未足而駕入關中周德至矣然猶以都關爲未足而定鼎洛宋至徽欽德力險無矣焉所賴哉身以身作羈囚于虜臣僕南渡之後不復再振而且不都建康而都臨安偏安之局已可于地勢卜之矣嘗觀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山深大抵長安他于守洛陽便于歸梁便于歸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導藩侯某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志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蓋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天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盛古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咸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者踵下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惟元魏孝文佈留意于禮古禮文之事故遠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遠俾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乘強敵外訂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強幹弱枝鎮服中外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宋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阻逸德知禦侮于海隅而忽艱虞于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

西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翟人不能犯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胃不能驅符秦而姚萇實奔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涇師亂而德宗奔豈非長安志戒之故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宋騁而北朝亂偏師犯關知履門關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齊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倫也歟燕安起于無虞弊蠹生于悠久故載載載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狎憚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威而不足禦一旦之憂此則外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燹于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在人之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即于安也雖然上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

常起于燕趙要安之難雖不當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夥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隴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趙未服則大梁未易宅惟幽燕形勝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勢拔地以呼噪氣摩空而前另其內跨中原則居重以馭輕也外控朔漠則天子自居守也誠帝王之都會乎此元都大都順而享百年之久也所謂上都特時一至焉爾明代以應天為龍興之基而旋以順天為下世下年之宅良謨遠猷不可及已息謝蔡氏曰天下之歸往其君者心也而身亦赴焉君之控制天下者德也而地亦尊焉故皇居端拱則梯山航海而至重譯而來四裔咸為朝宗而況上宇以內者乎以知都會之地固一代王氣所鍾也自古以迄三代或都曲阜或都涿鹿其後都平陽都蒲坂都安邑都亳帝王創業垂統恃德不恃險故初無形勝之說也後世形勝之說興謂中土之脈自西來凡三大幹而中宮為最尊黃帝堯舜禹之都今為河北昔為河南蓋大河故道從碣石東

燧人海則上古帝王之都皆中幹也。周自后稷封師太王邑岐而業興。白文
王寧豐武王都鎬而業盛。秦據咸陽六國納土。漢都長安諸侯徙居。王業於
此而肇。基土字于此而制。平故其險其富其強。獨稱西土焉。雖東漢改都洛
陽而仍以長安爲西都。則西上固根本重地云。唐太宗卷甲并川奄有海甸
定鼎長安。又幾百年。于是論形勝者必以關中爲最。謂踞西北則足以控東
南也。然劉元海之篡西晉。石勒之滅前趙。慕容冲之逐符堅。元魏之滅赫連
夏。何嘗不起于西北而爲魏爲周爲隋。何嘗不都于長安而時當爭雄之世。
人僅雜霸之才。終成竊據之局。馴致日夕之禍。豈必關中爲興王之地乎。至
若西晉而後。若宋若齊若梁若陳。俱都建康。偏安一隅。無有能擴中原。夫寸
土者。故謂踞東南。斷不克控西北。雖或形勢固然而其不能有西北也。猶其
不能有東南則豈僅形勢使然歟。汴梁之地。宋梁始都之。而後唐及晉及周
咸都焉。宋遂因之不變。論者見五代之時。亂亡相繼。宋雖立國百餘年。而徽

欽之辱。亘古未有。乃若都汴之非。以爲其地無險可憑。未易守也。獨不聞金
人所云。南朝可謂無人乎。若以一二千人守河。金豈得渡。其咎固不在都汴
也。南渡之後。都于建康。不以恢復爲事。而以稱臣議和爲事。至使土宇日蹙。
再遷臨安。以避之。論者愈以譏東南不克控西北爲可信。不知朱仙鎮之金
牌不下。則直抵黃龍。烏在其不足以控西北也。第觀元都幽冀。主中國者幾
及百年。謂其形勢足制海內。故然。乃明太祖崛起東南。而遂成一統之業。則
東南不克控西北。西北足以控東。一之說。非確論矣。夫欲興王者。務廣其德。
守成業者。務恤其民。正不在據都會之勝。恃以因險出奇。據城固圉也。但天
下。卒定思安。逸長久之宏圖。與均道里。省兵食。富國用。蘇民力之大計。則不
得不擇其地勢之宜耳。吾子大江之北。得之關中。焉。潼關東蔽隴山。西擁終
南。雒前河渭帶後。其形勝莫尚矣。是故重關據險。乘高下師。并殺函以攻韓。
則韓破。因韓而城境津。以臨河內。決滎澤水灌大梁。則魏亡。因魏而絕上黨。

則趙定渡雲中易水以攻燕薊而并及魯齊則燕代齊魯危出武關下黔中則擊以南不支而四方之貢由江由淮由汶由沁入于河達于渭此都關中而坐制天下之勢也大江以南得之金陵焉萬水所歸諸山所會鐘山龍蟠石城虎踞其形勝莫尚矣是故襟江帶海因水濟師乘江而入湖則吳定乘江而浮汭庭彭蠡則楚亡乘淮上黃河以取汴梁則洛陽潼關開渡河以北泝淮而上則山東河北及幽薊平澤海以東而南則浙東閩越廣右折而四方之貢由江而下由淮河泝泗而下由海而入會于江達于都邑此都金陵而坐制天下之勢也而要在人而不在地在德而不在勢則固聳護皇居之本也夫

廣治平略卷三

平江蔡方炳九霞本

輿地篇

廣地全覽

盛京古冀州地也南唐曰幽都周曰幽州秦為上谷漁陽漢曰廣陽曰燕國晉唐曰范陽宋曰燕山金元則建為都會焉其地裏山帶海有金湯之固天險地利甲乙於關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真定以比至洛永平關口數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壽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實為重地焉廣平順德大名為山東西要唇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可開保定之間其人性懶難馴且支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甚賦繁民困戶口流亡幾旬同風矣江南古揚州地江寧府則六朝舊都而明代創業之地也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比則徐賴三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又徐邳谷埠業鹽多鹽徒

故淮安特建兵府稱雄鎮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故亦設文武重職居守焉廬州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故與盧同而地瘠民貧易以告飢蘇州重賦肩天下之半而又當南北之衝供億勞罔民不堪命特以百貨禁止俗尚奢華似乎富饒而室則如懸磬也兼以崇明常熟當江海之交為海防之門戶昔為內地今則邊陲矣松江賦重與蘇等海防甚于蘇故繁劇難治一也徽州多山少田民各畜健訟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寧國或在山麓或濱江汭軍民統理不一寇盜竄匿亦間有之場衝而俗侈與蘇州相彷彿而饒富則過之常州衝而不要鎮江則最衝極要而為江南之門戶者也山東古青州濟南齊臨淄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水道畢會于德州自海運廢遂以其西境為餽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被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輓之役所在不免兗州水潦為患於昔其甚齊齊依山多寇禁戍尤難至晉臨清南比之咽喉也武定縣南之門也曹州濟寧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遼海東之保障也五要守而山東可安枕矣山西古冀州地自治太原即古晉陽又稱并州背臨朔易表裏河山有俯挹中州之勢焉東接潞安居大行之麓西連汾州界汾水之旁南盡平陽以黃河為襟帶比際大同為絕塞之屏藩此蓋古今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猶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固土勢風俗使然歟陝西古雍州為周王畿而西安其都會也山河四塞而臺輿區形勝甲于天下秦漢盛唐都焉然平涼固原一帶豐草平野畜牧蕃滋人馬之墟及延慶等路雖原野蕭條而土馬精勁終稱雄劇寧夏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別為一區甘涼以西處勢孤危而肅州尤孤洮岷西寧則地人西羌實與四川同患若漢申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河南古豫州地也彰德以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間關中夏四方輻輳開封之都會即周之東都也由

關封以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開陝焉歸唯陳
 州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好人常藉以首難勒捕則潰逸四出禍延他境彭
 德道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益雖歛迹而牽制之患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
 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瀛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
 河洛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
 不免矣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嘉湖與蘇松相表裏嚴備以徽饒
 為邦郭左信郡右閩閩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
 麗人慧俗者衣被可觀而新米是急嘉興則海鹽之塘歲築歲頽勞費為甚安
 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穴界在廣德上無兼轄之司訟訐繁興頹號難治且錯
 入笠澤之間剽掠之徒不時出沒不可不預為之備也金衢嚴紹處自山引泉
 生業為優溫台立海而南風帆之駛信濱江漳佔客使之然不能不虞他寇蓋
 海為直逃藪突至倏來倏散巨測先事之防其在寧之定海乎江西古揚州地
 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南昌其自會也若
 侯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不可無備
 南嶺之間則汀漳雄詔諸山谿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
 故設重職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連民客戶喜獄好爭頗難稽察而建昌饒州
 民疲供億神瑞臨信撫諸郡有加矣吉安山水雄秀忠賢輩出甲于諸郡固靈
 秀所鍾也大都江西之民樵質僉苦猶有憂勤之思焉湖廣古荆州地南淮江
 湖北擁元陸武昌其首會也襄郢抗其頭顱鄖苗引其肘腋汀陵制其腰腹伸
 滕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走商陝郴桂之踰閩粵辰沅之捍蔽雲
 昔永州寧遠謹備苗夷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扼塞斯為倫焉然襟帶江湖
 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乘之穀土泥塗甚于禹貢而楚俗慄慄鮮思積聚土蕪不
 耕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之故其民率皆窳靡糶而難治四川古梁州地長川
 沃野有山林竹木穀粟蒲果織作染練之饒劍閣表雲棧之固聖塘扼巴峽之

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好難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以地僻不險匪備也然好究內作縣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松藩介在峽城而寄咽喉于龍州且于敘瀘有唇齒之重因俗撫綏顧不費哉若魏明之晉視諸番播州之宣載四海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四徼自為輿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福建古閩越地海抱東南山阻西北封壤盛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第福興漳泉為澳瀕要害而逼臨寇穴突犯不時地瘠情龍溪為甚汀漳重山峻谷人跡罕到與南贛聲勢聯絡故重職得交治之至簡備莫如郡武豐訟莫如漳州而興泉文物地利尤甲于八郡焉昔為兵燹不加之地今為金戈鐵馬之場時使然耳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韶可以向荆吳由惠潮可以制閩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外藩雷瓊可以扼黎人而形勝寓焉廣州其省會也南雄萬山三水惠州提封廣袤悍客曠地勢險峻潮州大野廣而善海早俗然肇慶上流管嶺西孔道龍水地界播勝盜淵數在焉高州海濱嶺南地險兵耕守並務可也廉州層山曲水為海北要區雷州炎微多平地賦壤通夫亡命責在人收瓊州孤懸海外尤為五指腹心之地也廣西古百粵地雖壤接廣東而風氣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贍自給桂林其省會也若括地總百粵濠據南極為水陸之衝南江左江右江貫絡諸郡綿地遼遠而苗民附據每為寇窺若與多西延六峒與武岡州陽岡接壤徭獠之為桂林北境患柳慶以西又多為盜區維容懷遠每罹其毒而賓州其襟喉矣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巖嶺激澗紫紉金碧米鹽之產號稱精贍而雲南臨安大理永昌崔慶楚雄並皆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羸弱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其東境則曲靖之牂河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其北境陸行關索嶺達實陽大都旗南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鴟張苟撫循溫煥相與休息固可坐而理也第地向中州必假道貴陽稍值兵梗坐令隔絕

則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豈無有超而開其核寒者乎貴州
 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俗頗同滇南而山等峭深水不停瀉土無貨殖貧瘠已
 甚况省城會區咫尺荒裔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筇西播夷峒之間地
 雜東川烏蒙諸部獷悍難馴是不可不撫定者也總而論之天下大勢辟人一
 身京師元首也玉門邊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供洛湘漢江淮之
 關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關蜀腹也交廣嶺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痛
 腹心欲實左右手腋欲強足無跋扈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心而營衛灌注
 焉然後形勢充暢而外邪不好也自古帝王垂拱而天下宴如者凡以能制軍
 輒之勢哉

息則察氏曰古之善治國者未有不審疆域之衝僻以措為方略因事體之
 繁簡以善其敷施察土俗之淳漓以異其恩威者也故立朝行政者在乎周
 知天下之利病受職分職者在乎周知一方之利病而利病未易悉也者為
 百年之利病則備其固然去其大其可也有一時之利病則更經期其必

調拯溺不得不急者也有此方之利行于彼而未必利昔日之利行于今而
 反不利者當因時而制宜者也有人初以為病及其成功而轉為利人未受
 其病究其流弊而足為害者當先事而圖維也若此等類非從疆域衝僻事
 體繁簡土俗淳漓中辨之如列眉何由使治道緩急運之如指掌乎今天下
 之士絕不識天下之大所謂衝僻繁簡淳漓者何若一旦臨事唯有避衝求
 僻異繁就簡喜淳惡漓之思能隨時隨地以施其實政者有幾人哉夫天下
 之不能盡僻盡簡盡淳者勢也而即其為衝為繁為漓者治之豈盡無術或
 可疆域衝僻有定耳若事體則更變不常也土俗則美惡可易也然繁者豈
 必遽簡漓者豈必遽淳故不復論其形勢而第考其豐亨凋耗之大略則撫
 循拯救之方從可思矣如盛京為畿甸重地根本係焉順天役賦並繁事務
 掣肘真定保定路極衝要河間亦然而更多水患皆撫輯為難且其中右圍

為滿州屯地者失業之民。尤宜怜惜。惟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士氣稍為易治。至永平一帶。向以逼近邊陲。防守最為勞費。今則無是患矣。江南之江寧。以及蘇松常。皆為賦重役繁之地。而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今之鎮江。其財賦肩天下之半。而蘇州又肩諸府之半。蘇田亦等耳。而賦獨重者。不過因蘇民為張士誠死守。故明太祖聽劉基言。重其糧。以苦之。垂二百八十有矣。民謠有云。一畝田無七斗收。先將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又有黃金齊北斗。莫買洛陽田之句。先朝且然。況在今日。為民上者。肯念及此。吳民庶有瘳乎。若謂習俗刁偽。則質本柔弱。未為難治也。鎮江與太平。寧國。安慶。池州。皆民朴產瘠。吏事殊簡。特鎮江為專閫重地。稍異于昔。徽俗健訟。逐末。且有山寇。守令非廉而有威。不能安于其職也。江以北。廬為善地。淮揚極要。而淮為轉漕之地。煩劇尤甚。鳳陽地廣而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為尸極矣。山東濟甯。東惠在役。重其民。頗輕于流移。登萊。患在賦繁。其民悍。敢于武斷。且濟濤。依山多曠。盜登萊。瀕海多鹽徒。臨淄之間。多奸俠。董曹之境。多奸民。緝輯之外。尤當注意。于不虞之戒者也。山西皆為衝邊。今為內地。但地皆山產。則濟民鮮蓄藏。則貧此大原。汾州潞澤之大概也。惟平陽可稱富庶。然其息止蒲絳。臨汾。大平。襄陵。曲沃。翼城。足當富庶之稱耳。休養之道。責在民牧矣。陝西外臨三邊。皆重鎮也。內控八郡。半多凋敝。比年生聚。教訓。約有可觀。西鳳漢中。雖饒裕。而衝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向有鋒鏑死亡之慮。今則可謂安堵矣。何南風稱樂土。向因殘破。土地荒而人民少。子遺殊不堪。命今能復其舊俗否也。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衝繁則同。而彰德尤甚。歸德地聯數省。宿奸大猾。時謀處焉。南陽疲弊。亦非一日殷富。則汝蔡差優。勁強則河洛為最也。浙江亦財賦要區。頃歲海氛未靖。寧紹。溫台。時被蹂躪。罷兵。輟餉。未敢言也。况定海為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一日忘。

條。或至杭嘉湖地似饒裕而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非易事。處州與全羅嚴一帶山寇哨聚不常防。募為急。而今日保釐大臣。唯洪民獨蒙其福。云江西土雖薄而民勤。賦雖急而俗畜。故猶稱安壤。南昌以省會衝繁。吉安以健訟好猾而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之也。南贛當閩廣之界。故稱重地。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煩。多盜。惟袁州臨江。建昌廣信。似易治耳。湖廣民俗慷慨。其素然也。武漢德安承天。民窮事煩。近為大水漂損田廬。亦未有之變。鄖襄之間。益又乘之。荆岳潛沔。民疲地瘠。長沙利沃而賦稅甲于他郡。黃州蕩頑。常德困憊。辰沅新經。平靖俱賴民牧。加意焉。衡永假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為四川。虔劉未已。地方新造。尙當經始。大抵蜀地。發漢禱處。氣習靡淳。地里遼邈。兵燹之餘。所望于生聚教訓者。非十年不為功。福建僻處南服。福興泉漳。以海為襟。習俗。攬悍。而戶。港海。倉。詔。安。漳。浦。同。安。福。清。等。屬。則。為。真。勸。要。善。焉。延。建。邵。江。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屬。則。為。通。源。淵。藪。焉。福。寧。居。通。省。上。游。南。粵。係。廣。閩。交。界。尤。難。控。制。大。抵。寇。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緩。靖。之。力。不。可。後。也。廣。東。昔。稱。饒。富。近。則。師。旅。繁。興。殘。破。已。極。雖。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煩。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而。總。為。南。粵。息。肩。之。日。則。安。輯。當。何。如。也。第。地。遠。法。疎。官。多。驕。貧。積。習。詎。易。挽。乎。廣。西。與。廣。東。珠。賂。繩。貫。民。情。土。俗。大。抵。相。同。故。昔。以。一。大。臣。總。理。之。雲。南。遠。在。天。朱。民。隱。希。得。上。聞。大。都。築。鷲。之。習。勝。今。雄。濟。歷。鎮。端。東。南。財。力。以。保。此。一。塊。土。而。西。南。之。事。一。以。付。之。矣。貴。州。官。則。流。土。相。忝。民。則。漢。彝。雜。處。不。當。中。土。一。大。郡。但。以。一。線。之。路。外。通。滇。南。故。貴。州。開。為。雲。南。也。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各。省。大。略。如。此。使。能。觀。邊。陲。要。害。則。思。保。障。之。略。賭。遠。方。則。思。拯。救。之。術。賭。盜。賊。則。思。撫。循。而。掃。蕩。災。傷。則。思。賑。恤。而。安。全。觀。衝。疲。則。思。愛。人。而。節。用。賭。刁。頑。則。思。更。化。而。易。俗。下。吏。以。此。而。修。善。政。大。吏。以。此。而。謀。成。績。

又何患致治之不返淳古而民生之不臻康樂也哉

輿地要區

天下大勢統論之曰南北析言之則曰江淮曰荆襄曰川陝曰青齊曰淮蔡曰河朔曰河西則咸為要害之區焉今以南北衡之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故自古以來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故自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瘠多田疇而利耕布故自古以來西北之人裕于財而患于饑東南之人苦于貧而足于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此食貨之各有得失也然以項王殘鷙石季驥雄背所至無敵而斯以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才一則強弱于有夏一則時勝也此則其敗一也第西北之兵沈勁其失也抵肆東南之兵慕剽其得也則其故西北之兵便于持久東南之兵利于速戰常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艦來亟戰遂大敗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初堅守相持卒敗于垓下此則東南之兵利于速戰而不便于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眾墮矣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嚴戰而敗符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所以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皆能以併南北也赫連嶽魏武克朔方孫皓潘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弋玩寇宋武人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霸業此則南北之地利皆可以興矣苟受暴虐黃河無固句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南北之地利皆不足恃矣雖然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

此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如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爲家。戶臨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昇未知有重險者也。嘗觀三國六朝之引爭。賊攻守嘗從事于此矣。惜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于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進取。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于建鄴。而于淮之地。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以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武帝立國于江左。雖與元魏交爭于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歛衽而不敢爭。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屬失殆與孫吳劉宋等耳。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緒。無爭衝攻取之才。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于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淝之後。一爲曩蓋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元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略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與祖經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眙之守。僅免敗。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離天際之勢。而略不能用。險以挫元魏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雖以韋叡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陽而抵樊。城自用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歷陽。自歷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蕪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可以獲全。至于信陽樊城之壘。全

則漢沔以南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羲之與殷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羲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謬哉。若其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于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上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待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荆淺之師，而啓周師之募，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沔北，而朱序必嚴城中之守，蓋襄陽而守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而守漢樂，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爲重鎮，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河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首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彥之自淮入泗以平司兗，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又嘗聞吳紀涉之言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三四所，以荆湖之地爲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

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
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沅
湖涇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于江則武昌爲之都會豫章江西與鄱陽之浸浩
瀚吞納而匯于滄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
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而四州之
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
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三州
常制南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荆襄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
控勦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豈設令此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
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驍馬秦
鋒馳于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襟以并汾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
與汾淮交接百城遙遙降相望也假令南人兼有秦中則分洛之間皆爲戰守
之地而耕桑之民止于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楯埃兵騁于
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正此之謂歟故自周季以至宋興南北交爭北人能并
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并蜀而武
帝因以滅吳周文帝并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併蜀而開寶
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
得志于中原矣然而終不能加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當克長
安旋卽失之故亦不能渡河徙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
皆爲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
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假使南人兼有關中
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無險可恃一戰而勝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
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于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夫然後知南
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河北之間

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爲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峽。若其與陝相確。有東西秦之號者。則青齊是已。齊據東海。雄置中夏。赫然爲五百年之強國。逮秦漢之際。形勢益張。天下制勝之地。必稱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襲有全齊。有假王之請。漢爲策命。而崩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于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矣。河南居天下之中。其民秉性中和。安舒逸豫。而不能爲亂。故古名其州爲豫。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爲兵衝。而其民不工戰鬪。王師甫至。則箝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爰自李唐山葉而後。兩河殺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眾心。而蔡人始樂爲不軌。忠臣既敗。李希烈承之。益逞由是。由蔡之人從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皆知爲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爲守。人自爲戰。故唐顧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

河朔之地。屏障于北。而唐之中葉。化爲強梗。則時勢爲之耳。乃有地非要害。而保隋迄成。金湯者。則如祿山。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挾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于睢陽。一埤之下。俾江淮克全。如盱眙。王壁。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大武。虜度長驅。江淮江北。靡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守盱眙。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閩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玉壁。蕭梁之初。元黃提山東。數十萬。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李唐之季。黃巢託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鼎乃固守宛丘。皆能挫銳摧敵。收不世之功。則四城之要害。爲如何。以至晚暮。保費。李憲阻舒。吳守須廬。馬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真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不膏。或壞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或數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真所謂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唯人所制。吾險不足恃。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峯泥可

與也篇 與也五

封也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
息閑蔡氏曰秦漢以前天運旺于北故天下之勢舉萃于西北其冠冕之盛
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則用之饒戶口之登畢在淮漢以北是以舜
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止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為九
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止居其二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淮漢以北
居其九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足萬里南邦僅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夫東南
之境三代以前荒涼實其春秋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
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西晉南朝之時始為重鎮兼以馬援修駢
越之律張霸興吳會之學王昱導淮西以牛耕韋宙設江西以陶瓦許荆以
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延錫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馴至宋之南渡而
山川之改觀民俗之變草木物產之豐阜人才之涵養天信于昔吳特一臨遂
霸中國于是有北成抗衡之勢而江件交界之地遂為天下之衝蓋自淮以
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藩蔽自淮以西以壽廬歷陽為之
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于潯陽而舒蕪者潯陽之表也湖
北之鎮莫重于武昌而齊安者武昌之表也江陵巫峽為長江之上流則又
以襄陽隨鄧為之表焉此為立國江左者言也若幽岐雍冀固自昔帝王所
由興乎第古今來未必盡成一統之勢則扼控要區維跨勝地自不能已如
戰國七雄並起合齊楚燕趙以當西秦而特以重輕繫之三晉昔人謂三晉
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誠以三晉者天下之腸胃也昔其居高而處天下
之脊則關隴是負而扼天下之吭則青齊是昔人謂山東之地王者不得
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關中之地比控
河朔南擊荆楚東面足以臨中原西塞以為固天府之國者也中原以四達
之郊坐九圍之衝春秋之盟會聚于此列國之戰爭聚于此鴻溝之畫界劉
項之遺跡也官渡之相持袁曹之已事也雍丘之鎮滑臺之爭南北視為勝

負焉雖守則險要之無憑而戰則搏擊之最便者也至闕越滇粵昔為蠻邦
今悉與中土無異然中國有聖人則來享來王已耳不係天下之要害宜周
公于此不復置屬云

廣治平卷四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傳心之學

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
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此堯
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源源蓋人心之發如錚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
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允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
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
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禮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
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于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有二
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于此乎其時君臣交儆禹戒帝曰都慎乃在位帝
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蓋人心必靜而後能動必定而後能應若不安其

心之所止則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能宰萬物乎然心之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不戒則厭樂怠傲有時而或肆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故曰安止曰後康聖人養心之要法也成湯智勇天錫而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者卽堯舜兢業之事也又曰懋昭大德者卽大學所引湯之盤銘日新其德者也曰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蓋中爲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爲民之極使望而趨之以歸于中也然其道豈有他哉則不越乎義與禮而已夫事有蕪端未易裁處唯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于敬而後視聽言動不敢肆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及伊尹之告太甲也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之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士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夫一者何純而不雜肖而不自之謂也凶凶者善惡之應也二于善而不以人欲間之則德日以新矣第德無定名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一者斯善而不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十一者無有不善故考德者以善爲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爲主厥後傳說之告高宗曰德善以動動惟厥時卽仲虺伊尹一脈相傳之心法也文王心法不多見而見于立政之篇曰文王惟克宅厥心卽大禹所謂安汝止而堯舜以來累聖相傳者也夫書以立政名雖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可以至公者見天下之私以至正者見天下之邪以至靜者見天下之動而用人皆適其當焉是乃文王之學也詩人頌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曰帝謂文王無然畔然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卽何善言文王也哉武王敬承文王之志克商之初未遑他事首訪洪範于箕子自初一至次九所謂彝倫攸叙者也其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

以敬用之則本然之性喪矣治身治心之要莫切于此其次五日建用皇極者
 皇為君之稱極為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取則者也故居人君之
 位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為民之極是天道人事無不該焉
 及其踐阼也又訪丹書于大公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武王問之湯
 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敬則萬善俱立意則萬善俱廢義別理為之
 主欲則物為之主若斯頂不存而意與欲得乘其隙矣此非危微之旨新傳勿
 替者歟王若成王雖非聖人之替而魏蕪焉欲充其性之先明也敬之之詩曰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石緝熙于光明夫人之性本自光明惟其學
 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誠從事于學接續而不已則自有以復乎
 光明之性體焉矣至漢而帝王之學不講唯武帝問董仲舒帝以二帝三王之道
 外行則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德在王
 心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又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斯四方遠近莫不一于正矣曰設誠曰正心
 皆所以進之于道也而武帝曰趨于計功謀利之所為故汲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言而道破武帝之病根無如不醒
 厥迷而反嫌其翕也元帝時匡衡上疏曰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
 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者惟不性其本性而已如是而天人之理可得而和
 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古帝王永不易之道也漢儒之能以心學正其君者
 自董仲舒匡衡而外無聞焉揚雄之言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
 雖遠治之左心不亦適乎其言可得居要故後世列之于知道之士而其節不
 足稱也唐太宗以武功定天下而其言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
 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解
 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又曰安天下者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

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慾以成其禍以此思之不敢縱
逸也又嘗問魏徵曰朕克己爲政仰企前王其于積德累仁豐功厚利朕皆庶
幾日勉但苦不能自見徵曰平諸禍亂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是陛下之利由
此言之功利居多唯德與仁願陛下自強不息必可致也若太宗者雖未得治
心之本而亦知制心之要者矣宋太祖御正殿合洞開諸門軒訟無蔽因曰此
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嘗謂宰相曰朕夙夜畏慎防非窒慾庶得以德化
人之義又嘗問王昭素以治世養心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心莫若寡欲
帝愛其言書之屏几夫唐之太宗宋之太祖皆開創之主天授之姿故能有合
于帝王傳心之學後此格心之學皆臣子之進其君者也熙寧初程顥爲中允
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曰從容咨訪顥極陳治道之要上曰此堯舜之道顥曰
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
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不過擴充此心
焉耳因勸帝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問程顥爲崇政殿說書
奏請講官六二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軸上德聞帝在宮中起行必
水必避蟻蟻問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顥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
道也徽宗時召楊時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九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臣文公禁之言以行其私祖
宗之法紛更殆盡臣願陛下取祖宗之法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宜損益者損
益之一趨于中可也靖康間有處士羅從彥擬獻書闕下其言曰人主一念之
萌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即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
牽阻果人欲也則嚴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
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自然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
乎其間而天下事將唯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時胡安國亦奏曰聖學以正心爲
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物之權也孝宗時朱熹被召入都有要于路

者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意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乃具封事投匭以進
謂天下大本在陛下之心雖今日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
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而已然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所以古先
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
之身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地或有差而不自知凡左右前
後一動一靜無不有緝熙日躋之功故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慮其毫髮
之私陛下之精一克復而持守此心者果有如此之功否乎疏入上已就寢極
起秉燭讀之終篇乃陛下對進講大學因言為學之要在乎求放心上善之時張
斌從公開府始其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憫中原之塗炭陽然于中
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修身以建極親賢以置輔則今
日之功可以必成孝宗與其言遂定君臣之契寧宗時楊簡以將作少監入對
奏問曰陛下自信此心即人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畧無疑議之色曰日用如何
上曰止於定止且曰定無用學但不起音自然明定澄明此宗時楊簡德秀為禮
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曰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德必
以敬為首爾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原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聖
學高明固嘗以毋不敬之言揭諸座右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害吾敬者
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吾
敬者也陛下于此惕然自省曰沉湎声色婦言是用音人之所以自絕也其可
不戒乎洙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者也陛下于此肅然自持曰謔笑在前
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殆有一于此皆
足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嚴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玩狗馬之玩有一
于此皆是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
則又反而思之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
稽之于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之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蓋一念

之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之于心性之微而發之于踐履之實此祈天永命之本也非有宋諸臣誰爲衍一中之傳至今不絕乎卽元之時世祖在潛邸召張德輝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程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同體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至元間中丞許衡疏論明明德之學必先持敬君臣若此亦可嘉焉明太祖尤有契于帝王之學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惟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請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皆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常所以致雍熙之治也上曰人若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之于政有堯舜之道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諸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未次第具在大學一書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具可舍此而他求乎又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懷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說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出信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物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又曰人主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中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永樂間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論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必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則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也觀二祖之言則其待于堯舜之心倚者至矣故列聖相傳代有發明若諸臣之進說于君者一見于薛瑄之對英宗也曰凡事取必于智而不循天理之正便非聖賢之學一見于吳與弼之對英宗也曰賢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行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白朗勿貳勿疑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請而明之又見于陳憲章之對憲宗也曰天下之理至乎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要以極吾心之安焉耳以無所著之心行之於天下亦安往而不得哉嘉靖改元上方啟徯室虛懷下問

時薛胤子第一義。按融上封事。人以為未。紫陽復出而為貴。幸傾構。詔下。廷訊。備。孫。恠。毒。白。是。以。後。諸。臣。以。言。學。為。戒。懷。宗。時。蔡。懋。德。敬。撫。法。祖。芳。規。特。闡。明。德。心。要。上。疏。曰。皇。上。焦。勞。求。治。日。以。天。下。未。平。生。民。塗。炭。為。憂。臣。伏。思。皇。上。道。天。也。天。心。一。轉。萬。象。向。榮。與。其。泛。而。求。之。于。敵。于。寇。于。兵。食。于。吏。治。武。功。則。日。繁。而。日。勞。莫。若。反。而。求。之。于。天。心。則。至。簡。而。至。易。唐。虞。於。變。要。在。執。中。王。道。蕩。平。會。歸。皇。極。然。執。中。必。先。以。精。一。皇。極。惟。化。其。黨。偏。而。大。學。總。學。心。要。以。明。德。為。本。以。格。致。為。功。自。天。子。以。至。庶。人。明。此。則。治。否。則。亂。此。正。天。心。剝。復。之。關。而。堯。舜。詔。聖。就。業。以。持。之。者。也。逮。我。大。明。然。契。心。傳。管。曰。心。為。身。之。主。帥。所。以。常。白。險。慙。此。身。與。心。若。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為。必。求。至。當。成。祖。覽。學。士。解。縉。等。正。心。講。義。論。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施。而。不。返。則。欲。必。勝。即。若。心。能。盡。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則。自。堯。舜。以。逮。我。二。祖。未。有。不。反。而。求。之。天。心。俾。治。平。天。下。之。本。者。也。第。帝。王。心。學。不。在。博。覽。泛。稽。政。未。親。之。時。今。皇。上。默。思。數。至。圖。治。而。未。臻。蕩。平。者。何。故。堯。舜。建。萬。世。治。極。而。以。十。六。字。傳。心。者。何。故。二。祖。功。奏。治。平。而。先。戰。勝。于。身。心。者。何。故。惟。思。能。通。微。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自。然。聖。心。明。若。中。天。聖。德。光。同。日。月。外。印。諸。典。讀。內。求。諸。主。界。將。上。天。休。咎。之。徵。世。道。不。破。之。故。人。才。消。長。之。端。臣。工。忠。佞。之。隱。吏。治。清。濁。之。源。生。民。苦。樂。之。由。至。用。豐。耗。之。本。計。武。功。強。弱。之。定。著。無。煩。盈。過。洞。若。觀。火。蓋。明。德。一。明。無。所。不。明。立。其。大。而。小。不。奪。握。其。本。而。末。自。隨。正。如。太。陽。當。空。萬。象。畢。照。陽。和。不。暢。萬。物。怒。生。普。天。之。下。仰。儀。聖。德。各。各。自。見。本。心。心。本。至。中。無。容。偏。黨。定。有。真。正。豪。傑。自。請。勿。欺。明。體。達。用。山。而。應。聖。明。之。求。佐。蕩。平。之。業。奚。至。焦。勞。日。益。而。安。壤。無。期。也。或。疏。入。上。以。為。迂。則。心。學。之。傳。蓋。不。講。久。矣。

崇儒之學

自黃帝學于大壚。顓頊學于條圖。帝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斯。武王學于號叔。而且滑濱之老。載之為師。朝野之聖。尊之為客。則尊師重道。其來久矣。維秦啟焚坑之禍。聖賢學術。浸為厲階。漢高以雄略定天下。有陸賈者。時時于帝前。稱說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顧可。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乃相迷古今存亡之徵。凡十一篇。奏之前。師善號曰新語。此為漢代右文之始。後高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始雖不事詩書。而能崇禹代仁義禮樂之宗。主于兵戈倥偬之日。則漢家四百年之業。蓋基于此矣。武帝即位之始。詔舉賢良方正。親策于庭。問以古今治道。凡治申韓。蘇張之言者。悉罷之。遂得董仲舒為一代大儒之首。又以安車駟馬迎申公。問治亂之道。又詔合禮官。勸學興禮。為天下先。并置五經博士。自此公卿大夫士吏。知尊孔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于是覩寬見武帝。詔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學。非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復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召見說詩甚悅之。表章六經。武帝殆功在萬世云。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參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宜究其意者。二人。因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時施仇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命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元帝為太子時。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曰。本以霸王道雜用。奈何純狂德教乎。漢業之衰。基于此矣。成帝為太子時。愛論語于張禹。以中秘書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初劉向校之。嗣復以劉歆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分九流為九家。而儒居其一。以為皆六經之支流。餘裔也。夫法家慘刻名家苛煩。墨氏二本縱橫者。又妾婦之道。此六經所棄而皆並列于儒。歆之言外矣。如此方之董相。相遠什百矣。故西

漢之末儒風似盛而儒風實衰至光武芟刈群雜投戈講道訪儒雅表行義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而其親視太學以復三代之盛誠可謂得致治之本矣時每旦視朝日吳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始寐皇太子見帝勤學不息勤之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樂此不為疲也又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轎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即此觀之可徵一時崇儒重道之風焉明帝少愛尚書于桓榮及即位尊榮以師禮于是幸辟雍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圍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自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而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經入學濟濟乎盛于永平矣章帝少好儒術受學于張酺元和二年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後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宗有光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帝大笑曰非聖人子孫焉能有斯言乎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議五經同异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如石渠故事靈帝時復刻五經于太學門故漢季儒生平天下雖君德不聰主權失馭猶得以清議扶持王室焉夫朝之主曰尋干戈未遑文治惟魏主起自北方而好讀書手不釋卷親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皆文雅上而常遇以布素之意因修竟舜禹周公孔子之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時以為有太平之風唐高祖雖不知學而釋奠之禮亦舉行焉太宗即位于宏文殿聚四庫書二十萬卷置宏文館于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或至夜分始罷常幸國子監觀釋奠命孔穎達講孝經大義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命穎達與諸儒選定五經疏謂之正義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蠶性舍水待月光而水垂木

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
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
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學問。謂之懿德。又謂房元
齡曰。為人太須學問。朕往為羣兒。未定東西。征計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
海安謐。身處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具在書
內。古人云。不學面牆。涉事惟煩。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貞觀之
治。斯為要矣。元宗時亦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舍人陸堅以
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
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憲宗留
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昔三復其言。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
行事。可為龜鏡者。集為十四篇。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于屏風。列之座
右。穆宗嘗問朕欲學經史。何先辭。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
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於今。非六經此經宗曰。吾聞學者
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穆宗曰。
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此有唐一代勤學之主也。五代時唐明宗留意文
學。詔國子刻九經板。至周始成。頒行天下。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而世宗如曲
阜。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
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訪孔顏之後。為曲阜令。及主簿。
聖裔授職。自此始。宋太祖即位。首行祖學。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
餘皆屬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
貴友學。太祖性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太
宗尤勤于讀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
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嘗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
三館所貯遺佚尚多。遂于雍熙元年下詔。求遺書。按三館者。昭文館。史館。秘書館。

也。又于端拱元年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貯其中嘗謂李至曰人
主當淡然無欲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
是而已矣。開禧江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乃勅以九經賜之。真宗咸平二年
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以呂文仲等為侍講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侍
讀侍講之置自此始。初真宗以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輔臣講。帝在
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侍講後頭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聽。仁宗立
真以年老薦賈昌期自代遂置崇政殿說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期說明白帝
多所質問至二年又作通英延義二閣命蔡襄書無逸篇于屏後以西鄙多事
遂罷講。趙師民進言帝主以治經為要務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見是以
為先王遺籍可以講于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因獻勸講
箴曰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奧不足以興嗜欲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
之處非故迫深厚不足以立正事于古語于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
言進講多陳說盛朝事趙抃上言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
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夫易之吉凶詩之美
刺禮之存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
今經筵侍講者講古不講今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非
所以廣聰明之義也學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帝嘉納之英宗
立同馬光請依古制故事講論語讀史記勿以寒暑為辭時劉敞講史記至堯
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授以位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丁上下
日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神宗熙寧之初程顥上疏曰君道之大在乎
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夫義理
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唯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
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駭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

惑曰知極于明。信道極于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嘗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人從容。謂無必有誦訓。厥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侍便殿。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行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玄而帝志在有為。情趨汎覽。曾輩上疏曰。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語之貴多。及其得之。則于言也在知其要。于德也在知其與。能至于是矣。則求之博。齋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括宗時。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疏曰。本朝政事。講官皆在殿上。並合坐講。此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吉。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草木名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時文彥博進尚書。孝經解。范祖禹進無逸。孝經圖。經書要言。說命講義。蘇軾等進陸贄奏議。經筵之盛于古。豈稱焉。其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括宗曰。看文字。對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可謂善于格君矣。而范祖禹獻納尤多。每嘗講前夕。必止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祭之時。事言簡而當。粲然成文。時稱為講官第一。可謂誠以事上矣。高宗即位。首御講殿。雖兵亂。倥忽而不忘講學。嘗取胡安國所解春秋。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又作損齋。置經史古書于其中。以為燕居之所謂。趙鼎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早閱章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凡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必留意焉。不必尋章摘句。以為文也。論者以為知本。光宗時。朱熹每進對。務積誠意。以感動上意。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有可以開益帝德者。弊竭無

隱帝亦虛心嘉納焉。理宗以張理古箴六百二十二字。趙師民箴七百七十八
 字。列為二圖。置座側。常日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
 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朱熹字
 在人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朕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
 之同時也。又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因言曰。學必施于事。然後為有用
 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為哉。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賢之書
 何益乎。學必有得。然後為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
 以古人為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帝嘉納之。因
 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夔講禮記大學篇。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
 學規賜焉。又下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
 真見管錢。深探聖域。又得朱熹精忠明辨表裏。滙融孔子之道。益以太明其令
 顯。或為經法。至帝昂當勿遽流離之中。陸秀夫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請其所
 謂不可須臾離道者。耶。越百年。明祖興焉。其即位之元年。即詔以太牢祀先師
 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諸曲阜。致祭。請似者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
 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
 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隨命有司訪求古
 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
 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又諭禮部曰。古先聖賢
 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蓋讀書窮理于日用事物
 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國子
 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合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益于學者。于
 是因王禕講大學而闡德厚人懷之理。因宋善講家人而闡誠實威嚴之道。又
 命儒臣揭洪範于座右。時省覽焉。其宗儒信道誠超越千古矣。故垂統之善施

及無窮。如成祖起兵靖難，師至汶上，飭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治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論後世，其功德在生民，蓋與天地日月相為無窮。今曲阜孔子鄉，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敢有入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登極之後，躬請太學，釋奠，服皮弁，行四拜禮。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也。時進退儒臣，思禮備至，或言其太優。上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嘗謂待臣曰：朕昨閒暇，援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嘆匠禁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田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致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尚恭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于獲乎？因問若等居家無事，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觀書。自適上曰：朕宮中無事，亦恒觀書。若等年富力強，不可自逸。仁宗繼之命王濬講周易大義，以知乾元之要，命楊士奇講大學衍義，以知治平之要。由是使解經講書，明廣闡詩命，勿收闕春秋楊士奇

閱易作諸經，直指宗旨。時儒臣進講，孟子上問：太公佐武王伐紂，而伯夷則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以至讀秦誓而知君子小人之情狀，計洪範而識天人之精蘊，先是大學，猶仍元陋，英宗命重建之。工成上臨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復位之後，禮聘處士吳與弼，亦可嘉焉。憲宗時，增先師遊豆禮樂之數。老宗時，雪夜經筵不輟，又命儒臣纂通鑑政要以備觀覽。世宗造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于壁，自製文記之，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又命張孚敬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于東室，爭做因取漢文帝止諫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以獻上，優詔答之。神宗初年，勤御經筵，優禮儒臣。尤稱異數，先是羣臣嘗諷王守仁學術乖舛，至是上曰：王守仁學術原與朱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常因此廢彼？合正從祀之典，追懷宗朝，頒孝經小學于學官，兼合以此取士。時蔡懋德上言：今天下變亂日深，戡定亟需經濟，而經濟不

木聖賢之大道見小欲速終非撥亂反治之真才即如大學一書臣等童而習之壯行罔效致儒者有迂疎無用之譏而聖經不能興富強之術爭勝若此者豈但得罪皇上實且得罪宜尼然以臣之愚竊信大學聖經首重明德吾孔子直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提挈萬世治平天下之本領其學為大學其道為大道斷非小才小智小信小忠之可幾從來大君舍此無以平治天下大臣舍此無以致君堯舜此非臣迂愚臆說也欽惟太祖肇造身在行間嘗問儒士范祖幹等治道何先曰不出大學一書太祖曰吾自出兵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武定禍亂文治太平悉此道也嗣後命學士宋濂等進講大學傳十章與相諮詢而真德秀大學衍義且大書西廡以資省覽列聖承依日與輔臣楊士奇解縉楊榮王直楊一清等講析大學經傳參稽時務發明心得世宗聽講大學衍義而賦講學詩神宗閱夫學衍義補而親裁序文刊布天下使家喻戶曉用臻治平聖祖躬親如日星去唐虞以明德開天迄于三代皆在上之人昌明大學故一德同風生民又安自小雅失而四裔侵治道分而聖經作廢唐宋雖知尊尚明晦參半故治亂相尋迨我太祖專崇孔學王定乾坤聖聖相承歷奏安攘則大學一經功效較著願皇上萬幾之暇少節章先勿親細務精研此書以所德建皇極俾臣民象指共遵蕩平何難大明內聖外王之學捷收揆文奮武之烈而天下之小才小智小信小忠譬如病火豈能與日月爭光也哉上因召問曰小學中原有大道理只要教民與行懋德對曰學原不分大小皆有神治化只是要反亂為治須是大學提綱聖領若在節口上逐件照管便煩難了以知帝王為學與士庶不同固在握其本而不在汎覽博稽者乎息爾祭氏曰古今為學未有不本于心而可云有獲者也况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其為博也不若其精其為勤也不若其專是故求簡牘之陳言而不考義理之與言得口耳之粗迹而不究心性之實功則博也適以為雜也一暴未幾而十寒之已至學奕方切而鴻鵠之已移則勤也適以為惰也雖採遺

文于墜闕之餘。萃鉅帙于編摩之後。講唐虞于細旃之上。論周孔子坐論之。問亦待鶩乎。為學之名。備史冊已述之。盛而不精。不專終末之有得也。昔堯舜禹一中相傳。開于古學術之本原。而參由于天授。業成于性生。論聖學者。其始于商湯。與周成王乎。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可以知成易。聖學之精且專。而湯之所以精專者。商書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語聲色易以惑此心。貨利易以壞此心。與言及此。則學之日新又新也。宜矣。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可以知成王之精且專。而成王之所以精專者。無逸曰。無淫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迷于酒。蓋逸觀游田易以喪此心。酒亦易以惑此心。彼惟誠守厥訓。則其學之能顯德行也。宜矣。甚哉。人主一心攻之。甚眾也。可不謹哉。後世人君。未嘗不知學也。未嘗不欲為湯成王也。六經之表章。百家之罷黜。見于武帝建元之初年。固也。然一事征伐。則此心已肆于窮黷矣。一與土木。則此心已縱于奢侈矣。一惑長生。則此心已荒于神仙。已何惟帝學之不純。文筆之詞論。名儒之訪問。見于太宗開館之初。政固也。然浮屠之立。則此心不能不惑于異端矣。射獵之好。則此心不能不縱于遊放矣。雪恥酬冤之誇詡。則此心未能不馳騁于遠畧矣。何惟帝學之或怠。嗚呼。漢唐以來。帝王之學。疎榛久矣。寥寥千載。誰嗣其傳哉。至若有宋之君。經史講論足矣。而且或節孝經之要語。或取伯陽之緒言。或進陸贄之奏議。或覽貞觀之政要。祖訓進讀足矣。而且或披仁宗之二圖。或閱太平之總類。或上帝學之三卷。或上三朝之聖政。此足見聖學之博矣。講學解疑可矣。而復有官山之觀書。有禁中之日課。有退朝之覽要。講學常時可矣。而復有夜分而觀書。有炎暑而講經。有風雨而觀御講。此足見聖學之勤矣。噫。論其博不若論其精。論其勤不若論其專。則如酣酒嗜音。范祖禹。以此告其君。則誦之而無斂。飲食晏樂。林偶借此以誘其君。則斥之而不聽。夫嗜音也。晏遊也。此蓋君心之蠲毒。一去一取。聖狂天淵。其學之精。為如何。清慾之節。有得于易之損。逸豫之戒。有得

于書之無逸夫情慾也逸豫也此尤伐心之斤斧端本澄原天真湛然其學之專為如何迨于有明之主則所用者聖賢之道而邪說或進指以為此美味之悅口而美色之眩目也所治者夙夜之心而淫邪或陳指以為此伐心者之媒而成生者之府也故曰人君之心當謹嗜好又曰心為身主須常檢點其以遏人欲之波瀾而開天理之扁鑄端在於是若講春秋而嘆聖人憂世之心講周書而識周召端本之治則藉有楊黃憲夏之終始一德也文華講後返駭其言平臺暇日進徵其行則藉有徐劉李謝之陳說從容也大抵人君不患學術之不正而患心術之不純外物之易誘苟能不溺于聲色不惑于奇趣驗之以日夜之氣體之以精明之德警之以中庸大學之學守之以暗室屋漏之誠是理也此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汲汲湯之日昃文王不己之意也易之乾乾詩之於穆書之精一記之不怠之旨也

廣治平畧卷五

平江蔡方朔九霞定本

君德篇

敬畏之德

王者上承天心下立民命則固有位命尊而愈危在最重要而最難者矣敬貴帝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夕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雖銘丁巾几乎實銘諸心也堯舜嗣之見於典者曰欽明文思曰欽若昊天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曰溫恭允塞而舜又言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為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敬故見為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為仁焉則堯舜敬畏之大器可見矣夏禹禘古德先不距朕行又曰惠迪吉從逆凶皋陶陳謨亦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聞君臣箴戒之詞不興堯舜業同軌合轍少厥後大康尸位五子作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廣治平畧

卷五

君德篇

敬畏之德

百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厚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龍逢之
諫。桀曰。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百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冕危石
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而桀不悟。夏遂以亡。成湯繼興。仲虺誥曰。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長發有頌。曰。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亦未有舍敬畏。而言德者。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典。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
合緒。尚監茲哉。苟非太甲之悔悟。其不爲桀者幾希。及伊尹既歸。猶恐太甲之
德之未純也。復申訓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又曰。惟吉凶不侂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太甲泰之卒。爲令主。迨紂而淫。戲
用自絕。且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殷之卽喪。其能免乎。文王則在宮中。雖離然而
和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
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祇之在其上也。又切謂保之在其前也。則未嘗有
猷倦之心。而嚴于自保。常恐晏安怠惰之私萌于中。那辟慢易之氣。設于內也。
斯其所以爲純亦不已。與。至武王伐商。以有天下。踐阼之始。卽惕若然。懼而爲
戒。書其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
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於淵。溺于淵。猶可
遊。溺于人。不可揀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切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
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于忿。愷於乎失道于嗜。欲於乎相忘于富貴。鼎銘
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信德則崩。矛銘曰。造矛造矛。少聞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
世。子孫成王。嗣位則召公作誥曰。曷其奈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曰。
王其疾敬德。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而又曰。用鎮畏于民。岳老臣事。少主愷
倦之心。何其言之諄望之切也。周公進戒于王。而作文王之詩。欲其儀型文王。

也。而示之以上帝之監臨。羣臣進戒于王。而作敬之之詩。欲其知所從事也。而警之。以上天之監視。當時致頌于王。而作我將之詩。稱其受嘏右享也。而惕之以二天之明威。與時成王。製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于夏商。于是基焉矣。流風弗替。則有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白暉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誦。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誓史之道。晏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蒙不失誦。以訓御之下。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若幽王之世。大夫刺之。見于正月繁霜。十月之交。二詩。而王不知戒。其有負于上天。仁愛矣。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讀雲漢之詩。如見其敬天。憂民之心焉。厲王戲豫。馳驅。則大雅板之篇。所為刺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遊衍。他之戒之初。不敢謂君之不能也。而恐懼修省之。不聞周道。安得不哀。哀乎王降。而霸則見于齊桓公之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至三代以後。漢則有賈誼告文帝曰。善不可為小。而無益。不善不可為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為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足以亂國家也。常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遂至于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成帝時。匡衡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爭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諒。饗不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

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唯民之則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能使羣卜得望盛德休光天下幸甚劉向之告元帝也則曰明主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皆臣之進誠于君者也而君有敬畏之德者未之聞焉惟唐太宗之言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又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過于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英雄之主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爲此不得不懼庶幾明于敬畏之旨矣而魏徵猶進言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禍通賢以爲深誠陛下頻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欲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士又安四裔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何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不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何後王如德宗者遭逢變故猶謂與衰自有天命厄運恐不在人不與敬畏之旨大相背謬耶故陸贄諄諄言之以爲古有多難而興邦有無難而失守無難失守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旣勅慎也願謹天成以承天休忠臣之對君如此何宋臣王安石主天變不足畏之說告神宗曰災異皆天意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宜乎富弼聞而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言哉言乎然攷宋一代之君惟仁宗語輔臣曰國家雖無災異亦當常自修警孝宗語近臣曰朕與卿等尤當上下交修以答天貺廢幾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之遺意乎蓋天子莫六居安而忘危故李沆當國每朝必奏水旱盜賊之事城恐其不足謹懼也天子莫不好祥而惡異故韓琦言灾不言瑞以爲閔瑞牒

則意安觀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望陛下不惑于災祥而日謹
 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統臣之風流于後代則有曾鞏之告君曰周之積仁累
 壽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
 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
 治之極也其君臣相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
 祇慎唐虞之所同也有魏了翁之告君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
 虎尾如蹈春冰如痲痺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士師誦詩御
 警箴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
 在庭殷士在朝讐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
 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出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案盛然後
 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
 管亂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而自朝至晷兢兢業業居內之
 口常小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貞德秀之告君曰
 天道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
 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在敬則誠不敬則私欲
 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又曰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
 忘戒懼者三代合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遠忘戒懼者後世人
 主之所以不克終也汪應辰之告君曰天人之理無窮而聖人之心未嘗以自
 足故以堯舜之盛而以知人安民為難以修己安百姓為病夫在天者常有所
 不敢必在己者常有所不敢易非苟為是謙退抑長而已乃其理當然也尤豪
 之告君曰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不在于勞精神耗思慮
 屑屑事為之末也衛涇之告君曰五位雖不可以為樂而尤不可不知天位之
 至重也天命雖由其自至而尤當知天命之可畏也崇富貴雖不可情而人
 主之利勢不可以無所據也若曰吾既不以位為樂而視之若可輕吾安于天

命之自然而不畏其難保崇高富貴不足以動吾心而舉天下臣民事物之眾一竊不以經意此非帝王所以出而撫世御俗之道也是皆勉其君以敬畏者也若明六祖之英謀雄畧天命有歸而兢兢不敢怠忽嘗披覽載籍見古人言天命不易又言天命無常乃曰以難保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玉豈有不敢每念至此中心惕然又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忘心必乘其幾瞻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天雖高所鑑其邇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于少忽矣又作觀心亭成召宋濂語之曰人心身放操存為難朕日酌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虛凝精神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此誠與堯舜舜業異世同揆者乎

精勤之德

勇精帝舜以無為致治而攷之虞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日親四岳羣牧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實未嘗一日暇逸也而益猶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怠無荒禹猶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及觀命禹之辭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至耄期而始倦則前此之勤可知矣禹與夏業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千古稱具寸陰是惜焉成湯昧爽不顯坐以待旦伊尹述之以告後王夫豈誣哉商之賢王若大戊囚桑穀生于朝懼而修政夙興夜寐問疾弔喪而妖不勝德焉亦越有周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逸他若夙夜固或不勤召公所以訓成王也無康好逸豫武王所以訓康叔也君子所其無逸周公所以訓成王也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成王所以訓百官也其後世若宣王因姜后之諫勤于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而孔子之告哀公曰君味爽而籜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

望魯之四鄰亡國之墟則必有馭矣君以此思慎則慎將安不至矣由是思之則勤豈止視朝早晚間哉自是若漢高之勤于勦亂漢文之勤于恤民而一為開代賢君一為守成令主至漢武勤于贖武勤于封禪雖非怠荒之士亦失勵治之宜惟宜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為治五日一聽事凡二于石有治效輒以書勉勵增賜金及卿欵則以次選用或朝無廢官官無廢職一代稱盛焉光武勤于庶政每日視朝必日具乃罷皇太子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帝曰吾樂此不為疲也故英明之譽為漢代最在唐則太宗之延接羣臣剖決政務聽朝之際猶引諸學士入內殿尚權時事夜分乃罷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間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都督刺史則疏其名于屏風時及其治行為黜陟以云精勤誠無不為高宗初立亦日引刺吏十人人閣訓民燠課政績未幾而弱愛初席內苑外急詔禍邦家元宗開元之政信用賢相又復貞觀之制凡宰相奏事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

退賞罰無不親裁一時紀綱修舉聿稱盛治天寶以後高拱無為以致奸臣執權豔妃亂政何始勤而終怠也至若憲宗之問杜黃裳曰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何為而可杜黃裳曰王者夙夜憂勤固不可暇逸然明王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若秦始皇衡加拜書隋文帝衛士傳食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則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足為勤哉其後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正之曰漢文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未安今烽火屢警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而遽為樂哉吉甫亦稍悅李絳憤宰相帝問心識之矣故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曰可某甚有透徹我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曰朕人官中所以與處者猶官人官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而晚節名振裴度蔡述上憂勤機密獻之所以警君怠荒之漸也而帝不悟故

始勤終怠無所元宗較之太宗殊相遠矣善乎宋臣李沆之先見也嘗真宗時
西北用兵王日嘆曰安得坐致太平耶沆曰少有真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
謐未必無事且以為不然沆在政府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
必煩帝聽沆曰人十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大
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後范仲淹援古昔以告神宗曰鴉鳴而起孜孜
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讀文武訪問艱難示天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
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身之私從萬人之
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故其時詔蔡襄寫無逸篇于屏詔諫官起居內
朝又詔開天章閣以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上親裁而施行之
蓋用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非精
勤以治心恭默以蒞治何由俾天下享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哉神宗初政振勵
有為王安石進之自強以赴功言非不善而誤于矯世變俗之說天下遂不蒙
安靖之福此非不勤之弊勤而不得其術之弊也觀二君之得失則亦可知矣
知以從事矣他若孝宗時有荀浮奏言陛下即位之始銳于為治不次而用將
相委任而責成功一時之臣徒肆大言誕說亡補往往召貴而去而陛下大有
為之志亦因是少弛前日求治傷于太急而今日之事又失于太緩故庸常之
流得以持祿保身成偷安之習上下苟且莫肯任事願陛下體剛健之德堅自
強之志振紀綱以尊國體明賞罰以厲偷墮起萬事于積廢圖人業于日新顧
豈在于紛紛多事耶光宗時有傅良奏言臣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天德不健
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
無為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為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諂間迎合之
計中也是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
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凡若此皆諂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
說固結宮禁固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

也。臣慮舉心務任無爲而進白強之論。誠欲陛下充此德。濟此治。効于其所已行。達之于其所不行者而已。則精勤云者。蓋不止早朝晏起之謂矣。明太祖有云。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以口耄。則倦于政。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意心一生。則庶務壅滯。患不可勝言矣。又曰。朕以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晡時而後還宮。日問所次事務。恒然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猶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臆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并不欲暫安。但祇畏大命不敢故耳。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獎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吾居晏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見。甚可畏也。汝敢曠逸成福。亦親攝庶務。月更治得失。生民休戚。無不留意。嘗曰。早年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沉思至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萬幾之繁。或有遺忘。豈能處置不悞。自今事之叢脞者。卿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豈非開創洪謨也哉。若孜孜求治。延見儒臣。勤詢民隱。則仁宗宣宗。尤守成中不多觀者。蓋明制一日三朝。而又有御門之非。幸閣之典。日與侍臣講論。治道參決。政務近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官人宦官之時少。君志安得不清明。君心安得不揚。廟乎慶歷以後。則臨朝之際。君臣不接一言。草奏敷陳。不由親決。此風渺乎不復見矣。

仁儉之德

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加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草茨不剪。糲糲不斲。素題不研。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穀。藜藿之羹。飯于土簋。飲于土釃。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

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實淮伏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壁色布衣掩形鹿裘
 禦寒衣履不敝盡不與為也。而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
 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不以尊養奉一身而以溫飽望百
 姓仁儉之風實萬世人君之則也。孔子稱禹之無間亦曰飲食菲衣服惡宮室
 與其不敢安于天子之奉者非同此帝堯之心乎。昔桀之亡夏則竭天下之財
 為瓊室象廊瑤臺玉床肉山脯林酒池糟林以行淫縱樂史載其一鼓而牛飲
 者三千人誠奢侈過甚矣。復有殷紂為象箸以啟為玉杯之漸于見使師延作
 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厚賦斂以實鹿臺之
 財盈鉅橋之粟又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奢
 縱過甚於與桀同一轍也。周制九式以均節之俾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
 司不敢違式法而安供豈徒理財哉亦以示儉也。善乎管仲之言曰人君知侈
 儉則自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
 金貴金貴則貨賤貨賤則事不成故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
 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又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
 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
 下并疾也。儉于臺榭則民力有餘儉于貨寶則民財有餘儉于戰伐則民時有
 餘不與之猶與之也以知儉之為利大矣。蓋匹夫知儉則一家富工者知儉則
 天下富著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者著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者者好動儉者好
 靜著者好難儉者好易著者好繁儉者好簡著者好驕儉者好恬淡故有保
 一器終身無瑕者有披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
 以訓清靜之道于是有進于儉而為之說者謂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
 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閭可以無
 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絕叛亂儉于職官可以遠奸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
 于心可以出生苑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則儉固在內不在外也儉固在我

不在物也。秦始皇以好大喜功之志，營朝宮，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為闕。凡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惟帳美人不移徙，而足創業自然。何有于二世也哉？漢高既定天下，治未央宮，以壯麗甚，怒讓蕭何。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谷後世有以加也。帝雖墮何術中，而崇儉之心固其素也。其後漢文作露臺，惜百金費，豈不由高帝詒謀之善哉？若武帝東封四禪，而征比計勞費已極，而又起柏梁臺，作承露盤，宮室之修，日甚有愧祖宗多矣。元成之際，雖優柔無斷，而恭儉固有可稱。光武生長民間，見稼穡艱難，身衣大練，色無重采，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手迹賜方國者，一札十行。經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臨崩復詔，令倣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無為山林陂池，使迭興之後，與邱壠同體，亦仁儉之一端。子明帝嗣之，宮闈儉約，雖亦常衣大練，可謂克承父志矣。晉武帝承魏奢刻之後，矯以仁儉，而有司言御牛青絲，斷以書麻代之。宋高祖躬服布衣，游晏林，始創仁儉。

高帝於羅文錦于雲龍門外，隋文帝以楊素殫民力營離宮，為結怨天下。皆六朝仁儉之主也。鼓陳中昏侯之以鑿空壁，以金帖地，陳長成公之起臨衣，結綺黎仙三閣，選美女于急歌，一御後庭花曲，君臣酣飲，達旦不休。隋煬帝之築西苑，造迷樓，剪綠為花，以綴宮樹，選殿脚女，以御龍舟，其得失為何如耶？唐太宗時，大寶箴曰：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搜其室，羅入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此其酒而施其酒，此臣之所以儆君也。謂公卿曰：昔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君之所以儆臣也。上下交相儆者，奢侈而上下交相成者，仁儉。故褚遂良曰：奢侈者危亡之本，儉器不已，必將以金玉為之矣。太宗曰：朕為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家給人足，雖不聽管絃樂，亦在其中矣。時徐賢妃猶進諫曰：為政之本，貴在無為，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是以卑宮菲

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織靡。如變化于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于李俗。寔敗素于淳風。是知滌器非延叛之方。樂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涼。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伏惟抑心裁志。慎終如始。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德與乾坤永大矣。元宗初政。罷修大明宮。罷兩京織錦坊。焚珠玉錦繡于殿前。仁儉如此。而晚節猶以奢敗。甚矣靡麗之易以悅人。也。憲宗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文宗服澣濯之衣。屏禽獸草木之瑞。專以百姓富安為慶。亦中主之可嘉。尙者焉。宋太宗宮中。筆簾皆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時承寧公主。交趾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曰。汝後勿復為此飾。王家服此。官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損貴。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燕業之端。我以四海為富。財貨皆以金銀為節。力亦以節。念古為天下守。豈可妄用古精。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後太宗作開寶寺塔。費億萬計。田錫曰。眾謂金華輝煌。臣以為塗膏鼻血。真宗問中外錢穀之數。陳恕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得人臣正君之道矣。仁宗思食燒羊。不敢取。索曰。恐遂為例。何不忍一夕之饑。而起無窮之殺乎。或獻蛤蜊二十八枚。一枚千錢。帝曰。一下飭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得人君宰欲之道矣。正范仲淹所云。敦好牛之志。推不忍之心。薄于刑典。厚于惻隱。在物視網于民。淳寧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此珠玉之玩。龍錦繡之貢。焚銷裘出宮人。少度會尼。不與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者。也。明太祖建國之初。營繕宮室。見其彫琢。竄麗者。即去之。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皆以銅代之。嘗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宮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夫唯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自古王道之
興未有不由于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為明鑑後世昏庸
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于危亡此深可慨嘆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
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
每思念至此夫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于下後世守而不移長久
之福也時涿州遣官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
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茅中種田數十
畝躬耕私割獲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
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問宋太
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味甚得胎謀之道也又諭部臣曰先王之世野
無不耕之民至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
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

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未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爾宜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
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又諭羣臣曰節儉二字非
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
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其崇節儉庶幾無悔詎訓如此故子孫
謹守鮮驕淫之失觀馮琦之議曰人主富有四海天下之民皆其民天下之財
皆其財若任其侈心不加樽節則費出無經供應難繼而傷財害民所不免矣
是以聖人禮節之義立為限制豐約多寡有一定之數量地所出以詔人而不
得過取量民所入以為出而不得濫用上之用度有數務使其用可繼財無匱
乏之憂下之徵輸亦有數務使其賦易供而無誅求之害蓋聖人所以安民阜
財其道不過如此而已嘗因事而釋思之自古願治之主未嘗無愛民之心而
民所繫命宜莫如財用此正君人者所當留意而于財用顧未必能節蓋徒見
目前用度之繁難省府庫之積可恃耳不知朝廷費用皆取之庫藏庫藏蓄積

皆出自小民用之甚易供之甚難有司畏放成之罰則嚴刑峻法以徵之百姓
畏差徭之重則離鄉去井以避之股削百端流離萬狀人君深居九重何從見
聞如使念及下害民則財不容以不節慮及于傷財則度不容以不制矣是知
克儉乃以克不儉者王道之要而非織造之圖也

息闕蔡氏曰王者以權力制天下權力所不及民斯去之矣以恩澤結天下
恩澤所未徧民斯怨之矣獨有不倚權力不藉恩澤而有以控制固結乎匹
夫匹婦之心使之淪肌浹膚歡欣鼓舞而不自已雖百世後猶為之觀感頌
述者何也曰德也德無可見其為天下共見者則敬也勤也儉也敬非事天
尊祖之謂必其實有不敢恃人主之尊者而後成人主之敬則事天尊祖亦
因之勤非早朝晏罷之謂必其寔有不敢享人主之安者而後成人主之勤
則早朝晏罷亦因之儉非解衣減膳之謂必其寔有不敢縱人主之欲者而
後成人主之儉則解衣減膳亦因之所以開創之主未有不由敬由勤由儉

而立下世下世之基守成之主未有不由敬由勤由儉而臻民安物阜之休
中興之主未有不由敬由勤由儉而振一旅一成之業否則驕矣驕則安而
不思危治而不念亂存而不慮亡即或知驕之敗德而敬畏之不可已也亦
且敬以文而不以寬敬以暫而不以恒如且之謂敬敬何為哉否則怠矣怠
則明可以人昏賢可以人愚剛可以人懦即或知怠之失德而精勤之弗可
緩也亦且勤于察人而不勤于自察于督責而不勤于軫恤如是之謂勤
勤何為哉否則侈矣侈則溢利之必漏費之不恤縱慾之無憚即或知侈
之喪德而仁儉之為可嘉也亦且儉服御而不儉于嗜欲儉于制用而不
儉于治心如足之謂儉儉何為哉而况因驕生怠因怠生侈固不返之勢而
敬則知勤勤則知儉亦自然之理果其真見明且之不遠也一夫之勝于也
志氣之未可昏惰精神之未可懈弛也聲色遊散之皆伐時府藏蓄積之皆
民膏也而猶有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逸以從其欲而棄天下之性失民物

之宜必不然矣

廣治平畧卷五終

循吏篇

兩漢循吏

唐虞建十有二祀以分治天下其時五載之丙天子有巡狩諸侯有述職勤恤民隱字惠黎元治莫隆焉自秦變天下為郡縣漢興因之于是牧民之責遂專寄于有司文帝時河南守典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武帝建元六年東海太守汲黯先為謁者過河南嘗使直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歸請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及守東海治官理民清靜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雖在職居官無以踰人亦可謂賢者矣元狩五年復以為淮陽太守黯不願往帝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而治之耳時有密成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愿見乳虎無值密成之怒義縱為南陽太守至即遂按密氏破滅其家又王溫舒為河南太守連坐家猶大者至族小者至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春溫舒

廣治平畧 卷五

循吏篇

兩漢循吏

顏足嘆曰。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蓋自帝元鼎以後。吏治皆以慘刻相尚。惟左內史倪寬。勸農桑。緩刑罰。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渤海郡人。信不疑。或指使老暴勝之曰。凡吏太剛。則折大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納其言。乃還。荐為青州刺史。後昭帝時。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多所平反。母喜。改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以故不疑為更嚴而不殘。逮至宣帝。興于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其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田。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又以太守為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謂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治理效則以。願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于此為盛。河南丞黃霸。寬和為政。上聞之。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後為潁川太守。乃行教化。而後誅罰。長吏許丞。老病。嘗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直。重聽。何傷。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公私耗費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外寬。因朋得吏。民心怡。為天下第一。先是太守趙廣漢。以潁川俗豪傑相。明黨為鈔。笱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姦黨。由是散落。及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鉤鉅。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悉知。長安年。少數人會。竊里空舍。謀共劫人。生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其發奸。擿伏如神。京兆。肅清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人為右扶風。遂以丞相御史舉。拜渤海太守。因歲饑。盜賊並起。上問遂。何以治郡。息盜。對曰。海濒遐遠。不沾聖化。小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蠶。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乃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

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為賊單車至府盜賊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鋸齧俗奢侈好未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積獄訟止息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畏服改行焉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休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固宜得良有司如此之盛也元成之日漢祚漸微然猶有一二可指而數者竟寧元年召信臣守南陽及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興利勸耕稼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永始四年可隸校尉何武為京兆尹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遠東漢光武以寇恂文武備足其材可牧民樂眾拜河內太守詔曰昔高祖置蕭何守關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密置士馬防遏他兵毋令比渡恂果調糴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後六年

君一年時帝訪求卓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其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茂昔在哀平間嘗為密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專務以禮教民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涕泣從之及主莽居攝以病免歸者是其人也蓋帝所重在賢吏設官任職惟恐不得其人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當備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官不足置長吏者并之十時并省四十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然牧守易代頗速執金吾朱浮乃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者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聞者守宰數與易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帝納其言于是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漁陽太守張堪視事八年敵人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至殷富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了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歎息曰卿言是也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王蒼頭曰日殺人宜收奴格殺之王訴于帝令宣明頭謝王宣不從強使頓首言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乃勅彊填令出賜錢三百萬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及為宏農太守虎背負子比渡河帝問昆行何德政而致是昆曰偶然耳帝曰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初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奸杜乃擢為會稽太守清而有惠百姓愛之明帝時劉平為全椒令政有恩惠獄無繫囚郭賀為荆州刺史官有殊政帝賜以三公之服勅行部去讎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九江舊多虎暴太守未均下諭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比土之有鷄豚也虎為民害咎在殘吏若鴻勸張捕其憂恤之本乃盡去檻葬除劓課制而虎不復為患帝時廉范遷蜀郡太守蜀石成都地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以為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禱今五禱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至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太問貴戚若馬曹等輩豈能知此資榮儲乎于是部吏望風自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踟躕京師肅清魯恭為中牟令政有三異蝗不入境化及禽獸童子有仁心臨淮太守朱暉多善政民歌之曰溫直自遂南陽朱季吏長其威民懷其惠安帝永初四年宏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人稱關西孔子碎之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有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晝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治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平時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州郡連年不能禁乃以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吊詡歎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

州吏

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到官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悉普其罪使大賊中誘令劫掠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僞作賊衣以綵線縫祿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元初二年以詔有將帥之吳遣為武都太守差眾數千遮河于陳倉峭谷詔即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差開之乃分抄勞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籠日增倍之竟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鄧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敵眾之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籠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懼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辛望差破之順帝漢安元年杜高奏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徵回為將作大匠維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指嬰壘

下后信有罪矣然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降生之辰也率所部萬餘人歸平南州晏然劉寵為會稽太守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臨行郡中父老人齎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陳留仇香為蒲亭長以為鷹鷂不如鸞鳳民人陳元不罰而化劉寬歷典一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示辱而已見父老慰以農桑之言見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桓帝時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城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核吏欲引南彪曰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毋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家致其罪城南賦問之亦面縛自首數年聞人養子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韓韶為羸長時泰山瑯琊賊聚眾劫掠聞其賢相

戒不入羸境。餘懸流民萬餘人。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不可韶曰。長活瀕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亦竟不坐。桓帝時。賈琮為交趾刺史。到部各使安其資業。蠲復徭役。誅無渠師。簡選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能飯。漢世循吏之盛。古今罕及。

六朝守令

晉自平吳以後。韶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真馬。今天下為一。當歸戢十戈。刺史分職。皆如漢世故事。自是州郡兵悉去。而吏獨以親民為事。然撫恤民瘼。求如漢世良吏。不可得矣。其最著者。如王濬為益州刺史。立威示信。劉琨為并州刺史。撫循勞徠。祖逖為豫州刺史。誓清中原。皆功存社稷。至如陶侃為廣州刺史。在郡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或規之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其精勤如此。他若王敦為荊州刺史。慕容廆

且在上者。漸使漏網吞舟。不欲以察察為事。吏道無聞。民生滋戚。已以死節稱者。則魏興太守吉挹。湘州刺史譙王承炳。然史冊焉。而彭澤令陶潛之清風高蹈。雖曰獨善其身。然與死節之臣。非同途而一轍者乎。南北分峙。各君其民。而平暴之政治。獨稱則以宋主之仁厚。恭儉。勤于為政。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替為斷。吏不苟免。風俗于斯為美。其後宋主欲經略中原。以彭城太守王元謨所陳。有封狼居胥意。遂致春燕歸巢。林木噫憤。哉。北魏惟顯祖勤于為治。慎擇牧守。進廉退貪。然循吏卒無稱焉。若齊肅衍之擅廢立也。時有豫州刺史馬仙理。吳興太守袁昂。二義士。誠足寒蘭陵之胆乎。獨其受禪以後。為侯景所逼。而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以討亂賊。吳興太守張宋。以身許國。有死無二。一門甘為忠義之鬼。何也。嗚呼。正位天下。復一時。則有若并州刺史辛公義。凡訟事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嘆服。至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

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兩讓而止劉曠為營州刺史有異政以義
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若此兩人殆無忝于牧民之責
也已豈非高祖勤于政事愛育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誠有以風示之乎固
宜既亡之後猶有守死不屈如守河東堯君素其人也

唐代守令

唐貞觀之政列郡刺史皆疏名于屏風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循
黜陟尤以縣令最為親民之官宜加慎擇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
以名聞而其後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內官重而州縣之選
輕百姓未安率由于此永徽初日引刺史十人人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其時百姓阜安有貞觀遺風焉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尚書右丞倪若水為
汴州刺史有揚州采訪使班景清人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立望其行
塵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噫當時吏盡如此欲求其稱職恤民蓋亦難矣蒲州

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贖論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
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魯山令元德秀連袂歌于為帝歎為賢人之言焉
祿山反常山太守顏泉鄉陽順而陰圖之平原太守顏真卿完城浚濠料丁壯
實倉廩以拒之張巡守雍丘以忠義激將士及守睢陽以堅拒不支死之可謂
難矣德宗承肅代之後其時若衡州刺史曹王皋之有治行忠州刺史劉晏之
善理財而或貶或死皆以不安其位夫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然謂集眾務
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士類使准書符牒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
謂戶口多則稅賦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凡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矣謂
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此于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必有
近憂之訓不大有合乎又謂事無深劇必于一日中決之凡獄訟交移自行
下未有不以決造為利滯淹為害憂也知此夫豈得以言利之臣而少之哉時
有諫議大夫陽城左遷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袁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

請讓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稅城自
凶于獄判官驚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書夜坐卧
館門外判官不安辭去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判官載妻子申道遂去柳公純
為京垓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駟馬杖殺之上怒詰對曰京兆
偽葦載師表今初視事而小將敢爾唐突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為神策小將
也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韓愈為京垓尹六軍不敢犯私
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崔郾在陝以寬仁為治經月不嘗一人及至
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鄂地險民狡非用威刑
不能致治政固貴知變也昭宗時則有淮南刺史楊行密華州刺史韓建荆南
刺史鄧禹皆撫集凋殘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贖自是以後史冊所紀蓋
寂無聞焉

宋興命文臣知州各置通判以貳之又命朝臣強幹者出為知縣于是牧守之
責始重太宗以楊延慶等為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
受其禍時張詠知益州化賊為民又積穀財備奏罷糧運帝歎曰此人何事不
能了真宗時以詠治政優異乃復自永興徙知益州威惠並行政績益著帝下
詔褒美且諭之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仁宗時晏殊出知宣州興建學
校為諸州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論朝廷利害感激思奮殊
深器之後仲淹兼知延州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
眾寡使更出禦敵賊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
兵也仲淹又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斤畝于是左漢相踵歸業富弼知青
州賑濟飢民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府畫天下傳以為式權知開封府包
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小嘗不推以忠恕與人
不苟合不偽詞色以悅人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

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閹羅包老趙抹入蜀以一琴一鶴
 自隨嘗語人曰為治簡易亦猶是也至若吳育知襄城縣宗室宦寺上家過縣
 或夜索牛駕車育拒之曰牛不可得也後范純仁亦知襄城其地民鮮種桑純
 仁因民之有罪者因其輕重使值桑若干民獲其利時有衛士縱馬入田者民
 誅于純仁乃捕而杖之此不阿權貴者也吳潛以民不願誅青苗搯土官意棄
 職而去劉蒙以議免役法為不便拂使者意投劾而去唐恕不奉行茶法宇文
 不肯高估絹值俱拂運使意遂謝病免歸此不欲虐民以愛一官者也如程顯
 為首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
 恤凡孤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張
 載為豐嚴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酬之
 使人刑養老敬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陳襄知仙居縣亦以
 德教化民此殫心于教養之事者也南渡寧宗朝知襄陽置孟宗政信賞必罰
 好賢樂善遺民來歸皆發倉賑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
 唐鄧間威名振于境外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史獨遠曰催科不擾是摧科中
 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後守襄陽應變如神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然
 其時軍興告急雖有賢者不得行其撫字之政矣

明代循吏

明興尤重守令之選太祖得國之初以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後非假
 貸于人即復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論之曰天
 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乃設有司以分理之欲其勤強扶弱變善去好使民得
 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南畝足其衣食輸種賦以資國用今命汝
 等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為爾等俸祿爾尚勤于政事盡心於民毋得尸
 位素餐自觸法網後守令來朝復諭郡守曰郡守縣令為牧民之官凡賦歛徭

後。詠。訟。皆。先。由。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歛。平。徭。後。均。詠。訟。簡。一。縣。之。事。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利。病。尸。素。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為。府。官。者。知。其。弊。能。繩。奸。貪。去。圖。真。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言。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為。其。所。累。爾。等。宜。勉。修。厥。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諭。縣。令。曰。縣。官。之。職。最。親。于。民。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即。傳。于。遠。邇。若。為。害。民。惡。聲。亦。不。可。掩。為。善。為。惡。朝廷。公。論。自。在。爾。等。治。民。有。成。績。他。日。不。忠。不。至。崇。要。也。後。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常。罷。任。而。舉。留。者。上。令。復。職。手。勅。獎。勵。加。賜。衣。幣。侍。臣。以。為。施。恩。太。厚。上。曰。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廣。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今。縣。官。能。為。我。拊。循。百。姓。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倘。如。其。不。才。民。疾。之。如。仇。惟。恐。去。之。不。速。安。肯。留。也。即。此。可。知。其。人。之。賢。否。矣。世。令。皆。能。無。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盛。恩。也。永。興。中。上。諭。

曰。為。國。牧。民。莫。先。于。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士。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牛。載。以。上。察。其。能。否。貪。廉。具。奏。故。明。代。循。吏。最。多。而。其。旣。也。入。為。大。僚。顯。為。名。臣。功。業。彰。彰。不。僅。以。守。令。課。最。為。不。朽。故。不。盡。傳。而。摘。其。一。一。可。表。見。者。如。濟。寧。州。守。方。克。勤。為。政。以。風。俗。為。急。以。德。化。為。本。處。煩。劇。之。郡。而。使。民。爭。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律。時。六。師。比。征。血。臨。郡。治。而。水。涸。不。可。動。勸。民。夫。五。千。決。河。克。勤。不。忍。夜。乃。轉。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性。不。近。名。嘗。自。語。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為。也。寧。國。郡。守。陳。灌。秉。行。清。介。肯。抑。兼。并。乃。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之。以。其。式。布。天。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第。虛。籍。其。數。以。上。權。念。此。宿。弊。耳。遠。發。之。則。得。罪。者。眾。乃。揚。言。將。以。某。日。行。視。廩。儲。民。間。爭。輸。納。及。期。廩。皆。寔。而。弊。亦。盡。革。維。州。守。吳。履。其。為。吏。不。事。成。言。以。愛。民。為。先。重。刑。獄。凡。

有訟召訟者而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于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辨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吉安郡守朱仲智寬厚廉潔刻草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而被召去蘭芳繼之芳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註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奸尤以愛民為心處事曲當民更大喜自奉儉約口嘗蔬食服無綺綺事母極孝芳日所行事及則陳于母前有未善母必責之吉安之民稱賢守者必曰朱蘭云蘇州郡守况鐘鐘初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至不問當否便判其弊盡輒密識之通判趙忱肆慢節鐘亦不校既期月命左右具香案諸僚屬皆集鍾言某有朝延勅未嘗宣今日宣之勅既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于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武斷誣害忠良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剖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賢者實致卿欲惡者且為百姓殺之已則善惡二簿俟皆傳矣又召府中胥吏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某路如此擬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辨命裸之俾有力者四人與一胥擲空中擲死之立斃六人肆于市復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于是吏民革心奉命人稱之曰况青天一時常州守莫愚瓊州徐鑑松江守趙豫王子賢皆以賢能著聲而温州守何文淵尤有治才在溫六年廉辭寡欲敦化安民一郡大治當時浙中守稱為第一吉安守陳本深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徃自久之即民自恥爭訟尤折節下士辭色謙和未嘗有忌容一郡咸安滿九載不忍其去東莞縣令盧秉安蒞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愛士民贈詩而已自賦曰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事掛心腸江陵知縣范理時楊溥在內閣其子自石首入都所過州縣迎送甚勤饋遺頗厚道出江陵理獨不為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能乃薦擢為德安守世稱范楊二公為兩賢時則有鍾江守林鵬順德守楊浩揚州守王恕東莞令吳中行州守張寧興化守岳正臨

武令章榘。湘潭令黃仲昭。廬陵令王守仁。咸收與其善。皆以譴赴。故不久于其職。若紹興守彭謙。值歲災。民饑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謙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先是郡中出稅。重耕者多流移。逋負。請計。起租。減重增輕。又因賑。築白馬。閭閻。壓不入。溉良田。幾萬頃。一郡蒙其利。嘉興守楊繼宗。以剛廉。蒞治。為人所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台人多。慎其方。嚴在任。九載。止携蒼頭一人。蕭然如旅寓。去之日。民遮道留之。新會令丁穉。既就選。知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大喜。曰。吾得師矣。至則事以師禮。月分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教。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家禮。為書訓。之月。朔。進問于庭。賭博竊盜者。榜門示恥。夏家子。游。將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一時風俗丕愛。甲首納戶賦畢。日歸。山。弛然無復事。曰。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待蓋其寡。乞。馬。身。即。甲。成。皆。長。後。且。也。谷。懷。慶。民。敷。數。時。停。或。置。書。甲。里。民。多。全。活。河地宜黍。而嘉穀鮮植。咸敗與地播種之法。教民習之。民享其利。銓曹聞其實。擢襄陽。其牧襄。一如牧河。故襄人戴之。猶西人也。永豐令唐侃。永俗悍。訟侃以教化先之。以真誠格之。吏民不忽。欺給立木牌二于庭。石曰。從化。左曰。從刑。令曰。求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辭。言荷當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為立行之。持章聖梓宮。壘承天。諸內閣。奴叱諸大史。鞭撻州縣官。詐錢財。至其邑。侃鼻一空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不可得也。諸閹愕然。莫能難。而事悉辦。鹽城令程卿。以廉能。奏最。人觀之。曰。僅乘一馬。以一馬負册。以一隸馭馬而已。句容令徐九經。定收賦之冊。草浮浪之費。減供應之額。版武斷之法。賑饑侵之民。息祝釐之役。民服教畏神。縱有訟牒。不煩置獄。諸所催科。受後預為期。過期不手。遺里三老。逮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率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後有陳于玉。亦令句容。句苦解。役任之者。家輒破。公酌其費。以官吏代。歲完中人產四十八家。其他問疾苦。勸農桑。禁淫佚。摘奸伏。大

類。餘九經治。何時故。父老稱良吏。必並推之。若崑山賢令。則有樊口口。聶口口。之相繼。樂以廉介勝。聶以才能勝。同時稱賢令者。一曰袁宏道。江盈科。袁令吳以廉介勝。江令長洲。以才能勝。一曰葉成章。萬谷。春葉令長洲。以廉介勝。萬令吳邑。以才能勝。其事猶彰彰在口耳間也。

自關蔡氏曰。夫觀民者。莫如守。而與民最親者。莫如令。此皆當心民。真之王所當加意焉者也。乃漢史之傳循吏。所紀守相甚悉。而令長則缺而不書。其故何歟。蓋天下至廣也。郡邑至眾也。郡守之賢否。且不能人人而察。而縣幾倍于郡。今幾倍于守。其廉其才。其貪其庸。豈能枚舉哉。故漢制以六條問事。獨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職。委之于守。誠得上下相維之意。第漢重郡守之責。故郡守得伸其權。至唐則刺史之責輕。故刺史莫行其志。宋始分藩。雖之權。以付郡守。明復收郡守之權。歸之撫按。司道古今郡守之責。將如此。夫漢

下督及黃綬。智力所及。察者亦有耳目。所不及。知已失執。簡御。煩之道矣。迨唐試縣令。理人之策。下後庭。問醴泉。考滿之政。于父老。審察于未用之前。獎勵于已試之後。委任縣令之意。篤而吏治不如所望者。則以守令之權。制于藩鎮。局促委頓。不獲展用。而士流不屑為之也。五代令長。悉以庸謬無能者。充之。故所在不治。宋制選京朝之職。以臨蒞之。而邑之任。始重。損鎮將之權。以專委之。而邑之事。得舉。其事舉則得行。所欲為之事。其任重。則不敢有濫授之心。而又舉之者。守課之者。守察之者。守則挈領提綱。何患有不稱之職哉。明制縣令。稱職則有不次之擢。故人知自奮。賢墨則有不測之刑。故人知自惕。雖糾察在郡守。而督察在臬司。復有撫按以摠其成。于是郡守之權。似重。而寔輕。然為守令者。董通顯。要聲譽。鮮敢有貪縱敗類者。及其季世。所刻薦者。以財賦充溢為先。而留意教化者。未必不遭斥逐。所稱實者。以催科先辦為最。而勞心撫字者。未必不考下。下逢迎。上官則取悅。而進身。稽遠程限。

則致譴而罷黜否則曰某邑某宰非某人之葭葦則某人之推轂也培恩桃
幸而不為荆棘之地沽名譽鳳而不立鷹鷂之操則何以警貪墨之風而養
循良之治哉此宋明以來以人做法之故而非法之做人也故欲天下多循
吏當先行久任之法觀乎重黎羲和世掌天地典禮典樂終始一人即治水
罔功亦必遇之九載而後黜焉然後得而課其績否則夫子其魯初而謗之
三月而誦之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使去之干謗而未誦之時
雖聖賢無所施其技矣其次則重舉廉之法夫廉百行之本律身以此化風
俗亦以此若以為非卓絕之行畧而不論則虞之設教曰簡而廉周之計吏
曰弊以廉又何為耶蓋天下得才吏易而得廉吏難而况才之不逮止于息
事廉之弗肯必且虐民督之以才而天或限其短長督之以廉而性可行其
矯強審乎利害難易之勢以思端本澄源之道何患循吏之不復見哉

廣治平畧卷六終

廣治平畧卷七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官制篇

帝王官制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官炎帝氏以火紀官共工氏以水紀官太皞氏以龍紀官
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顛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帥而
命以民事唐虞之代分命羲和宅四方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內有百揆四岳外
有州牧侯伯舜有天下設五等建百官置三公四輔帥保疑丞以禹作司空使
宅百揆棄為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作共工伯益作虞伯夔作秩宗夔典
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而十二州則建牧焉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多承虞制殷湯初道二相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
左相建天官先六太太宰太宗太史典司六典立五官司徒司馬司典司五眾
制六府司土司木司水典司六職立六工司工金工石工典司六材通於天道

廣治平畧卷七 官制篇 帝王官制

者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通于地理者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通于人事者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忠正強諫而無好詐去私立公而懷法度者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義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矣至其千里之內爲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百各以其屬屬于天子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此殷制也周制列爵惟五分七惟三成王董正治官作周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立大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大家掌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治九牧阜成兆民于是施八法于官府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而陳殷置輔焉施八則於邦鄙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而陳殷置輔焉施六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設此參帥其佐而陳殷置輔焉是故以掌邦治則有天官之屬六十而太史而下史者五則書達命令有人焉太府而下府者四則掌藏財賄有人焉宮正宮伯而下則主之起居服食有制也司會司書而下則國之會計出入有節也以至勳祿之有司則官秩得敘矣馮保之有氏則天戒克諱矣凌醫之有人則物和允時矣其隸于天官者如此以掌邦教則有地官之屬六十而六卿多士故鄉大夫而下州黨族閭比詳于敘六遂多農故遂大夫而下縣鄙鄣里隣詳于養有師保諫救則糾過失者不憂其乏人有訓匡擢調則和風俗者不憂其無術而樂以和禮則大司樂以下諸職共勳中和之美教本乎宮則舍人以下諸職受師教養之令其隸于地官者如此以掌邦禮則有春官之屬六十而儀衛服物之有章則典命司常諸職是也朝聘接遇之有禮則大行掌客諸職是也祭祀祈禱之有敬則典祀守祧太卜司巫諸職是也死喪聘贈之有制則職喪喪祝諸職是也以至環人象有則因行人而是附燧牧豨儼則因祀供而備設其

隸于春官者如此以掌邦政則有夏官之屬六十而司馬之職貫千家都伍籍
不憂其不實司險之守達于門關防禦不虞其不謹若乃近而宿衛之設則太
僕虎賁肅其位遠而道路之阻則懷方合方宣其職而問車之攻則戎右大馭
之諸人是在問馬之同則按人圍師之眾職攸司問器械之利則司甲射人之
庶官其舉至于師旅克詰朔方來庭則又有司隸以下凡六隸統蒞焉其隸于
夏官者如此以掌邦刑則有秋官之屬六十而訟獄欲其不也則士師之設由
鄉遂至都鄙若而士雖市胥司風亦設其任焉好善之欲其除也則屬國之司
自掌內至職金若而人雖螟螣若其畢周其制焉若乃刑王于生民則司民
若舉其數勸教貴乎無訟則司刺司約司盟者奏其平其隸于秋官者如此以
掌邦事則有冬官之屬六十而大者疆域之有制則量人封人為之政小者物
上之有官則土均掌人備人為之司以居民則有地征而執師均人諸職釐其
等以價地則有司市而司市肆長諸官平其量以奠山澤之利則虞衡梓雍及
敘獸羅萍之各屬其事焉以收物產之宜則絲枲羽角及梁炭茶屋之各貢其
人焉其隸於冬官者如此外而五等之國又各設其孤卿大夫士以建官蒞事
焉此周制之大畧也

兩漢官制

漢代官制有公有侯有卿有大夫有士而選敘有爵有秩有職官有加官公有
三等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大將軍驃騎車騎將
軍為此公侯有三等皇子而封者曰諸侯王子而封侯者曰諸侯異姓以功
封者曰徹侯卿有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為上卿太常少府凡九官為正卿執
金吾至三輔等為陪卿大夫有三等二千石為上大夫千石為中大夫六百石
為下大夫大夫之下復有士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凡四等皆曰士自公士至徹
侯凡二十級曰爵自百石至萬石凡二十級曰秩自丞相御史而下中朝外朝
官下至守令丞曰職官自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曰加官所加

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而下皆特恩無常員其三千石而上有比者真者中者他
 官皆有試者行者守者中二千石京兆官最尊其次之比又次之守為遷擢行
 為權攝試則試職必滿歲稱任乃為真而官史多久任惟選吏三歲一更均勞
 逸焉初高帝庶事尚創朝儀多雜秦官如丞相宗正之置率不過因秦之舊文
 帝時賈誼請更官名而灌絳阻之景帝雖稍有更革然自以奉常為太常以廷
 尉為大理至于以郡守為太守十餘官之外無他聞焉至武帝慨然定一代之
 章程遂省太尉之官置期門復廷尉自是稍有損益若五經博士若大司馬若
 司直若諫大夫若水衡若十三部刺史若三輔都尉既各因事以建官因官以
 立名至太初元年而又加詳焉然議者謂置加官侵奪公卿之權以宦者主中
 書離成左右之勢易內史羽隔讒輔之體而朝廷輕立大司馬細抑丞相之統
 而僭竊啟增校尉分折禁衛之尊而征伐慘執非自帝更張啓之哉其三公漢
 公但當時未置三公而相國為極重之官無以復加故人多以三公呼之太尉
 之始置也持掌武事于朝廷大政亦周與之自周勃為太尉而攻陳豨亞父為
 太尉而代吳楚故因是拜相焉若御史大夫初不過副丞相制書班下諸王
 或別御史請于丞相曰書而行此之謂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也或班下
 諸郡則御史與中丞同書而不經丞相此之謂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是也以御
 史乃丞相之副而中丞又御史大夫之副及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權對立而為
 兩府部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以意平決之親近天子而疎決內外
 以助人主聽斷者唯此一人而已武帝又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于是始置中
 書居中受事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于是中丞之
 官不徒居中制事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至其九卿初以京輔豪右非一
 縣可令故屬之大常九卿之長而列侯屬之丞爵尚書丞章奏屬之少府自桑
 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迭用事而大臣之權盡

去矣將軍之官自周未有之以將兵得名既而倣周官司馬置大司馬冠大將軍之號又設驃騎車騎左右將軍副之而大將軍特重宣帝時記大司馬不得冠將軍權稍細焉然名號未除至成帝時王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任政而兄弟繼位威勢出呂霍之上天子寒心哀帝即位罷王氏外侯傳就國當去而罷幸人蓋官至以大司馬復印綬官屬無何帝崩而王莽遂倚椒親起大司馬入勅國又置三公官而莽以太傅充三公尋以安漢公脩四輔終移漢祚至如尚書之制自秦時置禁中通章奏少府合四人于殿中發文書漢與公卿同少府以白事故尚書與中書諸省皆為少府屬自武帝游宴後庭幼土人入內始用宦寺主中書謁者任以彌重宣帝察核名實而定者宏恭石顯以便忌繁中書也孝元彌隆中書比周用事蕭望之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當之意為所詆成帝初罷中書置尚書五人僕射一人掌圖書秘記

尚書始用士人王儉至後漢中書而帝又躬親政事左右近臣往往因時用事于是增尚書之官所以廣其職也不用令使而用孝廉所以重其選也侍中尚書黃門諸官不以職屬所以成其勢也和熹之世女主蒞政以奄人便于傳達始復用之典領中書出納王命其後奄人引用族姓掌握與安帝漫衍及于鹽鐵至其後且領羽林典宿衛樞筦兵柄于是尚書之權盡移之奄尹建安中曹操始置丞相以大柄自予曰尚書令而下徧置其私人又都督中外諸軍則盡先漢權重諸職身悉總之遂以篡漢按兩漢官制之輕重自孝惠垂拱責成輔相人主不自有所為至景鎡以五帝親事之說告文帝而文帝始不用輔相武帝初在田蚡以帝舅之尊招挾賓客欲攬威福之柄旁竒耳目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然此猶屬朝士也及後以中朝與外朝有黨而尚書等不甚周密于是任用中書宦者之屬及元成以後尚之所謂侍中尚書盡屬宦寺而丁傅董賢相繼驕橫然則與其委之閹豎又孰若任之臺閣近臣哉後漢猶以吏事責三公自明帝有錄尚書之制而三公始不預事矣宋宏為司空欲

舉侍中以法則三公猶得劾近臣也。自楊秉劾侯覽而尚書詰其惑奏則三公不得劾近臣矣。選舉委三府尚書愛奏御則三府猶得辟舉也。自呂強請選舉但任尚書則三公不預選事矣。源流一失其弊遂至此哉。古者諫官無常員至元狩五年置諫議大夫後更名光祿大夫自此諫官有常員矣。古者左右前後皆通明經術之士自成帝置金華殿講業而鄭寬中張禹講經其中非講業者不得執經以訓人至自是經筵有常所講讀有常人矣。至若光祿執有議郎中郎郎中無常員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凡郎官皆至更直執戰宿衛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故省中郎口中郎散郎曰外郎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至羽林則以六郡良家補宿殿陛殿下名曰殿郎凡郎選其途非一有以父兄仕子弟為郎者有以富貴為郎者有以主書獻樂為郎者有以孝著為郎者有以戲車格伍為郎者有以從軍善射為郎者有以經明甲科為郎者然多以士人為之則侍御有正人矣而承明舍馬門公車黃門丞相府又有待詔之官無定地其俸祿舊厚亦往往不齊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者有待詔丞相府者有待詔保官者有待詔承明者有待詔黃門者俱以未試職者居之則俊又有旁收矣至若外則分天下為十有二州初倣秦設監察御史分刺諸州不常設武帝定置州刺史一人成帝時罷刺史更置州牧哀帝時朱博請罷牧復史未幾復為牧光武中興罷州牧復置州史焉其職專以督察為事凡二千石長吏有善狀者皆得薦達于朝而州部所舉奏司直得而察其能否以懲虛實當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至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但因計吏則不復奏事此刺史之畧也迨武帝一切遣命使行於郡國則州郡之權盡出于天子之使而長安令賞馬不且則當斬內史有租課殿則當免會稽守計簿不上則詔書詰責甚者功輸鹽鐵等官分布措置而州郡無一孔之遺綉衣直指之使誅斷斬伐而州郡無一日之安于是州郡之權輕動有壹制而不得逞及沈命之法嚴

官制篇 兩漢官制

州郡惟恐自累得罪又奚暇理其職哉宣帝懲其弊一切還州郡之權而丙魏
 為相所遣掾吏按事郡國不過奏風雨災變而已長安吏民聞殺橫道則親過
 而不問蓋不欲以事外之職侵郡國之權也然自武帝以來凡侍從左右之士
 如中郎大中大夫及博士以上無遷轉之法必補守相外任治效昭著者則入
 為九卿若治郡無狀則不復升用是以人皆樂從而治郡亦多勉勵亦良法也
 宣帝留意守相申明武帝法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至其雖有
 待從文學之才而不明于政事則老于郎中大夫之間不得遷選焉漢制萬戶
 以上為令有丞尉以佐治又有三老簡夫游徼相與助其縣事選補之法自郎
 以上至中郎凡四等專以待補縣令故後漢猶言郎官出宰百里然非盡出于
 郎官也有自孝廉賢良舉者有自直言方正舉者有自茂才四行舉者有自能
 治劇而選自郡吏積功而遷者則進之之路亦廣矣然必出于天子之命非州
 郡所自置也至于治劇者則頭刻起遷之官亦厚故有遷郡守刺史諫大夫
 者有遷京輔都尉御史中丞者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者確任亦可謂重
 矣大抵漢設官尚簡無冗員治尚久任少伺察擇任無流品資格之拘遷轉無
 內外輕重之別建自無文武尊卑之差而又有洗沐之制有予告賜告之法均
 為中古後世之所弗及者焉

三國六朝官制

魏文帝時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其後或置丞相或
 相國或司徒而中書監令常掌機要多為宰相之任於是權在中書晉承魏祚
 首建八公大封宗室置十九州而刺史不領兵渡江以來皆以侍中總門下樞
 要密侍帷幄為國謀主于是權在門下宋齊有三臺五省梁武定諸卿之位分
 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其他多緣齊舊陳氏福小唯循舊制魏起自朔
 野分部以置大人既平并州始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皆
 用文人孝文時為制官品百司位號皆準南朝魏分為二而高齊名遵後魏字

文周始用蘇綽依周更定六官自餘百官皆倣周禮其他將如都督刺史之類則依秦漢隋初廢周制唯以中書為內史侍中為納言自餘庶寮頗有損益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焉蓋後漢雖事歸臺閣然未嘗盡奪三公之權也至魏看以來中書尚書之官皆為宰相而三公遂為具員凡任中書者皆運籌帷幄佐命移祚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備員高位畏權遠勢之人而三公之失權任中書之秉機要自此判矣夫中書監既為宰相之任則計其品秩可也丞相既不為宰相之任而常為擅代之階則廢其名字也今觀魏以後之官品中書監僅為三品而黃鉞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則為一品二品然此數官者未嘗以授人特宋齊梁陳隋將又禪則居之此外則王敦桓溫侯景亦常為之夫高官極品不以處輔佐之臣而久存其名字使亂臣賊子遇相承襲以為竊取大物之漸非所以昭德塞違明示百官也

唐代官制

唐之官制名號殊雜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曰尚書曰門下曰中書曰秘書曰殿中曰內侍此六省也曰太常曰光祿曰衛尉曰宗正曰太僕曰大理曰鴻臚曰司農曰大府此九寺也臺有御史而計屬則有三院監有五監而其名則自國子而至乎都水左右衛而下有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而至于金吾衛于中衛者凡十六衛焉左右率府而下有曰親府曰勳府曰翊府而至于司禦率府內率府者凡十率府焉然其中別位絃之崇卑則有品曰一品至于九品有正有從而正四品以下又有上下之別凡三十等焉定食邑之多寡則有爵自子男而上以至于王而各比其品之數者凡有九等焉自武騎而上至于護軍自護軍而上極于上柱國凡十有二等者所以為勞能之別也自開府而下至于將仕二十九階自驃騎而下至于陪戎四十五階所以為文武之別也自東宮宮屬及藩王府屬為京職事官自州縣

錢成及岳瀆關津為外職事官所以為簡劇之別也。方唐之官制大概如此。初
 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二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
 員外之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官。至景龍復有斜封
 墨敕之制。而貞觀之遺意盡矣。開元初元宗慨然感周典六官之盛。命張說等
 定官制。令取衷于古。官至二十六年。唐六典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始克成。宰相李林
 甫上之以王省舉綱維御文臺肅庶僚九寺五監理羣司六軍十二衛嚴禁衛
 詹事府二春坊三寺十率輔儲宮牧守督護臨畿外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
 名甚且焉。武德初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貞觀中又立太師太傅太保為
 三師。位三公上。然無其人。多缺不置。此三公之制。其二省宰相之制。尚書省統
 會眾勅舉繩持。旨門下省侍從獻替。規駁非官中書省。獻納制冊敷揚宣勞。尚
 書曰都省。門下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有軍國大事則中書出命。門下封駁。尚書
 受而行之。蓋所一相而二矣。又以太宗嘗為侍書令。臣下避讓不敢當。兩省長

亦不以時授。于是左右業射遂長尚書省已。又思相重。大難任。思為官擇人。毋
 浩資。于是常以他官行相事。並得稱參預機務。稱參議。稱知政務。皆宰相職也。
 其後李勣以詹事蕭瑀以宮保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助焉。李勣以
 疾辭。位詔二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而平章政事之名。助焉。至高宗後
 改易官名。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而同三品人銜自此始。永淳中
 郭待舉以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人銜自此始。終唐世。即僕射侍
 中。中書令。獨名銜必同平章事。乃為真相。不改矣。武德初詔置修文館于門下
 省。後改宏文館。教授課試生徒。如國子闕元中詔寫四部書。置乾元殿。更名麗
 正書院。已又改集賢院。中書選耆儒負夙望者侍講讀。其中貞觀中置史館。門
 下省已徙中書掌國史。以宰相監修。與宏文集賢稱三館。自太宗時名儒學士
 時時召以草制。然猶夫有名號。乾封中始號北門學士。夫宗初置翰林待詔。掌
 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

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末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
 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內
 宴居宰相下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蓋古中書尚書黃門既任端揆稱政府則
 內廷密勿啓告出納之柄當必有所歸亦其勢也而館閣翰林提舉樞始此矣
 此學士之制也其在內則有六部外官則諸夏方鎮初各置大總管府已改為
 都督府其後分天下為十道道置採訪防禦黜陟等使其邊方有寇戎之地置
 節度使得建節樹六纛總軍旅專誅戮入朝則置留後領府事而觀察使掌察
 所部善惡舉政綱圍練防禦各有使下于觀察使其天子非時遣使巡行方州
 又有巡察安撫存撫等使無常員至十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各置牧鳳翔成德
 河中江陵興元興德六府各置尹安塞米安西安南及比庭各置都護而州有郵
 史有別駕京縣有令畿縣各有令丞縣尉以其地為村差軍有將鎮有司馬兩
 府令丞亦各以上中下為差此皆見于六典之可考者也迨建中宗深朔用兵
 聖無所出杜佑以為救弊莫若省用省官省官乃上議曰古者計人置吏
 不肯虛設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也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今
 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今虞部郎中都水
 使者則二伯益也今大僕卿駕部郎中尙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
 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
 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諸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
 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耳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州
 縣官約戶置尉其當罷者所在以聞議入不省元和時李吉甫為相疾吏員太
 廣乃奏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遂詔參閱蠲
 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會昌中裁減州縣佐官凡二千餘員然大者
 未釐舊節卑小節度使封郡王得兼觀察及度支營田招計經畧等使而各自
 置副屬如本使則權略于外重而方鎮之勢成自內寺得掌禁兵扈從立功外

制方藩內與南衙爭重而穆宗以後擁立者七君則權崎於內重而關豎之禍
酷是豈非官制壞哉

宋代官制

宋初官制有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而三公三師不常置惟為親王使
相。加官。三省長官亦不授以同平章事。領相職。泰知政事副焉。而中書門下尚
書省並列于外。別于禁中。置中書為政事堂。與樞密院為兩府。蓋析一相而二
焉。樞密主兵而天下財賦則若內府。若中外度支。悉三司使領焉。蓋同平章事
于漢為丞相。參知政事其御史大夫也。樞密其太尉三司使其計相也。官名仍
唐而義類依倣先漢者如此。大凡一品以下。調之文武官。未嘗參者。謂之京官。
樞密官。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之內職。殿前都校之下。謂之軍職。外官
則有親民。彊務二等。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焉。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
有差遣。官以高祿秩。敘位者。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以

別流品。別有階而文階之等二十。武階之等五十。有六。以至幕職州縣之等七。
散官之等四。元四色焉。以敘年勞。則有勳而自上。柱國至武騎尉。九十有二級。
焉。以寓封賞。則有爵而自王至男。凡九等焉。此其畧也。初太祖以節使登極。患
異時藩鎮專恣。乃用趙普計。令諸鎮賜第進秩。奉朝請。而命尚書郎及監寺官。
權知州軍事。州各置通判一員。軍民之政分統焉。其定考知之制。京朝省寺曹
監及外州郡百官。並別敕往蒞於內。稱主判。于外稱奉使。即筦庫皆京朝名銜。
親其事。咸出命于中書。而體局十前代大變矣。太宗待詔朝官。奉使出州縣判
知者。受代還。令中書舍人考按年勞品量才器。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為
諫官。置起居院。專左右史之職。修起居注。送史館。諸路提刑官為監科州縣
吏治。蓋漸漸議正官名矣。然當是時。自省曹寺監類。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
別敕不治本司事。以故事之所寄。無二三。如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
侍郎。給事中。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缺。舍人門下罕除常

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俱職亦不任諫諍至于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六統軍十六衛遇大朝飲皆遣官攝事為容而已諸節度使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授帶都督名銜實不行都督之事京府及四方大鎮有牧尹非親王不授諸路觀察採訪御園練刺史皆遣領率不親本州務故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違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遂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蓋名實相違一至于此至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為請而司諫楊億上疏曰國家遵舊制並建羣司然徒有其名不舉其職職守雖任或事有所分綱領雖存或政非自出丞轄之名空設而無違可糾端揆之任雖重而無務可親周之六官于是廢矣且如寺監丞司于掌執白門威著于規程昭然軌儀布在方面而乃慮銓擬之不允又置審官之司憂議讞之或濫又設審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又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于紀綱植立不在于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于相府即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司寇即審官之著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于尚書二十四司名揚其職寺監台府尚書復其舊按六典之法度振百官之遺墜端拱而天下治豈難也哉若乃員外加置苟非其材則寵下羊頭形於嘲咏斗量車載播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慎重禍亂班簿員外郎及三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百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為常泰皆者引藉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而序遷今宜按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奏上論者嘉之然以因襲既久難于驟革未遑釐正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久之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誠勅焉所謂元豐新制也其立法百官庶務皆以類別如省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詳御史非其長而以察為官旁而治之者也故其法畧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考成于是長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法至備矣元祐初于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既又慮流品之無別也乃詔胥祿官悉分左右而詞人為左餘

司寇即審官之著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于尚書二十四司名揚其職寺監台府尚書復其舊按六典之法度振百官之遺墜端拱而天下治豈難也哉若乃員外加置苟非其材則寵下羊頭形於嘲咏斗量車載播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慎重禍亂班簿員外郎及三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百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為常泰皆者引藉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而序遷今宜按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奏上論者嘉之然以因襲既久難于驟革未遑釐正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久之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誠勅焉所謂元豐新制也其立法百官庶務皆以類別如省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詳御史非其長而以察為官旁而治之者也故其法畧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考成于是長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法至備矣元祐初于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既又慮流品之無別也乃詔胥祿官悉分左右而詞人為左餘

人爲右焉已又慮其沮人爲善也故詔聖寵之而卿監以上不可不分則存其
 五焉若乃文林儒林登仕將仕唐及國初已有之元豐至承務而止選人之四
 等七資未釐也此崇寧所以自承直至將仕凡換選人七階大觀又增宣奉正
 奉中奉奉直四階政和末又改從政至迪功即三階于是文階始備矣而武階
 亦詔易新名繼以新名未其增至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而文武官制益加
 詳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
 則不令右曹專與曹平而總于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館
 職則增置授勅黃木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後蔡京當國以繼志爲言首更開
 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倣戡廷之號已而修
 六尚局建三衛郎又更兩省之長爲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爲太宰少宰是時
 呂誥濫允名且蔡謀甚者走馬承愛亦升擁使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
 補耶建炎中因呂頤浩之請而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僕射爲丞相
 去二省長官虛稱道揆之名遂定然時事多艱政尚權宜御營遣使國用置使
 修政局置提舉軍馬置都督並以宰相兼之總制司理財同都督督理兵並以
 以執政兼之因事創名殊非經久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
 命宰相兼知院高至開禧初始以宰相兼樞密爲永制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微
 而斂軍器局之官沿襲不齊或始創而終罷或欲革而旋興有各當其可者焉

元代官制

元太祖起自朔上統有其眾非有庶事之繁唯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
 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若行
 省皆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爲經久之規矣世祖即位大
 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兼
 兵柄者曰樞密院司職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

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縣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副則漢南人焉一代之制始備大德以後承平日久彌文之習勝而質削之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於上吏肆於下勢固然也

明代官制

明代建官鑒丞相專權橫放之禍罷中書府不設而倣太尉樞密院置五府倣六官置六部糾以都察院達之以通政司參之以大理寺列以寺監銘以百司文事悉歸翰苑耳目專任臺諫俾輻輳並進分猷熙績而統于一尊體統正矣乃內設六部九卿以統治天下而外又設十三布政以分治郡邑而設都察院以振肅朝廷而外又設十三按察以分寄考勅兵部帥府以相維於內而布按都司以相制於外則名實當而防檢爲加密矣是故以酬武功則有爵而公侯伯凡三等焉以釐職務則有官而正從凡九品焉以冠誥勅則有號而開國靖

惟靖運文武凡三列焉以敘崇卑則有階而文自萊祿大夫自將仕佐卽者凡十有八武自驃騎將軍至昭信校尉者凡有九焉以奠勞能則有勳而文自正一至從五爲左柱國以及協正庶尹者凡十有一武自正二至六爲上護軍以及雲騎尉者凡有九焉然階勳唯空名而給俸則視品以分多寡職司則又視官以別輕重卽品亦非所論矣今且以公孤言之初罷太尉以下官而以舊德元勳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不置隸屬坊閭洪武十三年命特置三公府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尙書上分四時以燾燮理之任無何復罷師傅之官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仁宗初卽位譚羣臣曰皇祖考神聖無所藉于師傅卽眇末何敢干是拜張輔太師沐晟太傅陳懋太保蹇義目少保進少傅至少師楊士奇自少保進少傅夏原吉進少保而公孤之官俗矣然以是寓美稱耳非必有燮理之責也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爲常若乃武職則政和之制有以太尉冠武階者于義或可乘云以勳官言之柱國古勳官也明興

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
初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
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徐得為
左柱國其鄭曹朱衛四公皆為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貼榮祿而
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為護軍至永樂初大封功
臣伯爵至正一品皆得為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為
虛設耳而蓋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曰榮祿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
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具冕以
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宏治九年戶部尚書
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宏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
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因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公
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冊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帝復以加少師嚴嵩

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形言之僭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亦不敢當
萬曆中以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為贈而言者不審謂其
實為之也至形之喻勳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為重官第文臣一品不考滿柱
國亦不易得故倏志焉至于學士之制國初己亥年置禮賢館命陶安劉基章
溢朱濂葉琛王禕等居之甲辰年設起居江乙巳年設太史監吳元年設翰林
院俱為侍臣洪武二年定翰林院官制三年又置宏文館學士十四年定學士
為正五品講讀學士為從五品十五年十一月故宋殿閣大學士之制以劉仲
質等分掌其制然大學士之職階不過五品特以崇重文儒備顧問至殿閣大
學士亦不久設固未有相道之責也文廟總統肇建內閣于東角門內召解縉
黃淮處其中又選胡廣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雖令講讀然修與
議機秘然七人始以翰林史職入直陛講讀等官及仁廟正位東宮又選春坊
等官而終永樂之世亦官止大學士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例至洪熙初平以

東宮侍臣特加超擢又添設護身殿大學士于是華蓋護身武英三殿之名全矣後委任日隆加至三孤領尚書職隱然有鈞衡之重禮與百僚殊絕自此官制一變以左庶子洗馬舍人侍郎兼大學士入閣然殊恩并可為例亦未有由而部事而復入者故正統年間有以學士入官以修撰入則舊意猶存可考也自景泰初年有以待郎改兼學士人有以祭酒陞侍郎兼學士夫有以左都御史陞吏部尚書兼學士入于是成宏以來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者日久陰謀不可復改矣然計資敘遷亦未有陞至尚書已理部事而復入內閣者自正德初年吏部尚書焦芳以附劉瑾取入內閣于是由南京戶部尚書入由吏部尚書人由兵部尚書入而祖宗官制不可問矣洪武初六尚書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制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事擅蒙蔽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府為五而攝其樞要于兵刑設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每部分四司各設郎中員外主事等官後以戶刑二曹煩委又分設正二司馬雖通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蓋隱然周世六官之任而獨家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時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據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識者以為未然至文皇即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明初設御史臺其後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待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七年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甲辨寃抑而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凡四等寄以言責保民之掌諫委以代巡攸擯人之巡行天下合清軍巡監省惟三人做王制歲使大夫監于諸侯之國國三人者也其巡撫自永樂十九年勅大臣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考察官吏宣德初年添設漸多始命巡撫官每歲八月赴京議事初各處巡撫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而都御史之差多本院堂上官更代至正統十四年以後國家多事于各方面邊防有

險要者始不專職鎮撫景泰四年以鎮守尚書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
移往來多礙于是盡改為都御史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定為巡撫兼軍務者
加總督管理軍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兵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等
項皆隨事異名若邊境有事又有總督提督總制兼管軍理及經巡視之名
各處巡撫官秩廷推各衙門資望相應者陞補非復本院堂上官更代之舊矣
其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太祖之下地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
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敘遷為同知僉院同僉判官至四年始改置大都督
府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中
尋人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為長官十三年分大都督為五軍都督
府品秩如故而權亦漸殺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
空名與虛數而已此外則出納帝命通達下情者通政司也而有正使有左右
使及參議之列焉

鴻臚寺百神帝清陰禮者太常寺也而卿少簿丞具焉監禮羣牧籍滋乘賦者
太僕寺也而卿少丞簿使具焉掌飯膳會計豐約者光祿寺也而卿少丞簿
錄事四署二局具焉若乃隆儲貳之任則有詹事府有春坊有司經局諸職輔
導不夏之員矣重成均之選則有祭酒有司業蒞國子監教訓不夏失職矣專
耳目之寄則有都給事左右給事隸分六科規諫糾駁不憂曠官矣不惟此也
而以專奉使之事則行人司設焉以至書錄之事則中書科設焉以匡朝儀班
爵之秩則鴻臚寺設焉以守寶璽符牌印章之用則尚寶寺設焉以至麻教星
紀之事則欽天監設焉以督畜牧樹養之事則上林監設焉諸寺司監各有正
副及丞簿吏目佐從之職而品亦各不同焉武職曰五府而外內設錦衣衛等
上十二衛以備宮禁又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其上十二衛為親軍指
揮使司番上宿衛無隸屬而他諸衛則分轄于五府焉以至內官監門司局庫
分職于掖庭者為監十有一為門四為司二為局六為庫三各有正副使而東

官王府亦有司典之職不一其人焉。外則分天下為十三省而財賦屬之。布政使有政有議則承流宣化之職。克舉也。刑獄屬之。按察使有使有副。有使則糾劾平議之職。克舉也。兵伍屬之。都司有使有同。有使則訓練防圍之職。克舉也。下此則府有府正。任焉。州有州正。任焉。縣有縣正。任焉。而循良迭出。則親民之職無不協者也。府有府教授。州有州學正。縣有縣教諭焉。而俊秀時升。則進士之官無不允者也。以至留守有司。指揮有衛。千百戶有所。而稅課職。漕運河治。茶鹽。草場倉驛。莫不或司或局。或所各分其職。守者焉。故權殺于漢。而軍師之綱維自裕。員省于唐。而職任之綜理甚周。祿涼于宋。而蠲復之恩禮愈厚。知文武夾雜。內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獨行。則齟齬不遂。亦可謂精詳者矣。若乃為官擇人。匪專于法。因分官力。唯既厥心。則又存乎其人焉。皇明蔡氏曰。嘗稽古今建官之制。以思建官之意。不在夏元官而在夏曠職也。蓋上古因事命官。因官分職。是一事設一官。或一官兼數職。則以元而實。得也。後世職散無統。官多虛授。是一事而數官兼職。或有官而無職。可謂亂若繁而實曠也。世之論者。但據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于夏商之語。遂有上古民淳事簡。故官亦簡。後世民澆事煩。故官亦煩之說。不知天下之始一也。自黃帝至千。堯舜聖人在上。汲汲皇皇。條理天下之事。匹夫小民之無無不究。著安在其必簡且淳耶。後世因上古之治。以治天下。疎漏脫畧。不足以及遠。上世之萬一。其政何由。綱繁所謂繁者。不過文字期會為多耳。而難以繁簡。讀古今之官制。可乎。夫唐虞官百。監特言其大者。內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比聯綱紀。其上下者。悉條。雖後世不能益也。唯其屬官。或事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後世乃稍稍增之。放之周制。天官比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虞衡山林司閔司門不可放者。尚四百餘人。春夏秋冬四官凡五百餘人。此六官中大畧。以春秋官為準。以多乘少。皆以五百人為額。則凡三千人之數。士訓誦訓無他職。事掌憲。掌樂。傳一微物。是周之官若

官制篇 總論

允矣。然周公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三
 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官。此命官兼攝也。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
 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喪祝。有盟會則用盟
 祝。此臨事權設也。局分不必專設。史胥不必別置。所以若替而實省。歟。漢自
 武帝意在理財。則司農增均輸平準。創國增鹽鐵等官。意在用兵。則內有八
 校尉。征伐有將軍。意在用刑。則置中樞官獄三十六所。設官何繁耶。然則官
 雖多而無許會之司。兵官雖增而無統攝之長。刑官雖衆而不屬廷尉。而又事
 權之散。王唐世六尚書之有一十四司之屬。二十四司之有侍郎郎中員外
 之員。外是復有九寺四監之分。大司農少府戶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
 光祿勳但供貢醢禮部之糜部也。衛尉掌軍兵儀仗帳幕兵部之庫部也。唐
 官何贅耶。然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
 奉條正其官職。故而無統攝唐官屬多而虛授。所以若繁而實曠。歟。昔宋之

官制則有二。曰國朝舊制。曰元豐新制。舊制之善則在官職分治。脈路相統。
 祿秩有階。遷轉得序也。然朝官文臣多須外寄。九寺三監皆為空官。特以此
 寄祿秩班序而已。且兵部事歸樞府戶部工部事歸三司。固也。然吏部既
 有官矣。而別設審官院三班院以判其事。禮部既有官矣。而別創判禮部判
 官院以董其務。是吏禮士部皆虛存耳。太僕事歸羣牧鴻臚事歸客省。固也。
 然太常有卿矣。而復立判禮院以任其責。宗正有卿矣。而復置判寺以行其
 權。是太常宗正二卿皆空設。爾至元豐之八年。取唐六典而與羣臣講明之。
 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條舉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或統而治之。
 向者省部寺監之無職。今其職舉矣。向者郎曹卿監之虛官。今其官定矣。此
 元豐更新之法。不為不善也。雖然。此特正其名也。第五曹得自專。戶部不能
 制其脈絡。有不相統之過矣。昔之官品難于進。今之官品易于高。其遷轉有
 不得序之失矣。則米之官亦若繁而實曠也。明制不立丞相。設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官分理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卽前代三省兩府
執政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寔司宰相之事外設布按都三司以統治郡邑分
空錢穀刑名軍旅之務無事之節度宋之觀察採訪等名是官職不煩也其
爵武功則有爵寇諡勅則有號殺崇卑則有階莫勞能則有勳或空名或給
俸皆不在以重名是名實各當也雖始也內外相維繼則內重于外始也文
武相制繼則文重于武然非相制之咎也故繁則有之曠則本也大抵文武
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
也昔之能爲武者今不能爲文者也且執戟虎賁校尉等職首以待天下之
賢才者今武士官尊之矣辟舉曹掾首有不歲時而屈爲公輔者今吏胥
卑之矣流品旣分道舍異途是以願仕者每有欲得之心而無欲得之地然
則論省官之策當清其所人之途不必汰其所置之職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757